

# 澳門筆匯

2015.06

澳門生活物語  
我城小說  
詩歌寫生

第五十三期



## 澳門筆會 第十屆會員大會

澳門筆會於6月12日假聯邦酒樓召開第十屆會員大會，總結近三年來的會務及財務工作，並選出新一屆理監事會成員，修改大會章程。經全體會員一致通過，新一屆理監事組織架構包括創會會長李成俊，名譽顧問林朗，會長李觀鼎，副會長穆凡中、楊秀玲。理事長湯梅笑，副理事長林玉鳳、鄒家禮、李展鵬、鄧曉炯；理事陳雨潤、李公榮、趙陽、林慧嫻、禰廣瑜、羅衛強、盧傑樺、鄭國偉、陳瑩新、黃春年、梅仲明、袁紹珊、沈國標、樊越欣、徐婉瑩、楊穎虹、馮美嫻、陳志鋒；秘書長廖子馨；財務丁麗英。監事長鄧景濱，副監事長張兆全及秘書陳兆忠。



澳門筆匯

第五十三期

# 澳門筆匯

第五十三期  
2015年6月

出版：澳門筆會  
編輯：寂然、賀綾聲、陸奧雷、盧傑樺

排版設計：馮美嫻  
封面攝影：馮美嫻

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A號11樓C

發行：澳門文化廣場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32號G

承印：嘉華印刷公司  
澳門連勝街34號A  
電話：+853 2831 0855

國際書號：ISSN1680-6476

定價：澳門幣MOP 20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本期所有文字和圖片，未經許可，  
不得轉載、摘編

贊助：澳門文化局  
Com o Subsidio do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 《澳門筆匯》徵稿啟事

本刊長期徵求中文文學創作，包括新詩、散文、小說、劇本。內容不限，形式不拘，未曾公開發表為宜。

投稿字數在一萬字以內，優秀作品可不受此限。

投稿作品刊出後將有稿酬，稿件請列明筆名、真實姓名，以及聯絡電話、地址，以電子檔案寄：  
penofmacau@gmail.com

因人手有限，除特別聲明者，投稿作品不予退稿。

## 澳門生活物語

漫步的時光   方恨少	6
書店的冬季或春季?   徐 慧	9
離鄉的老外   徐 慧	11
短期在澳門一尋工記   梨 梨	13

## 我城小說

不離   梁淑淇	16
平行旅程   蘇麗欣	36
靈昭海國，慈蔭江鄉——澳門三婆再世傳說   錯 而	50

## 詩歌寫生

龍爪角   小 曦	54
一井忘情水   錯 而	55
排角魂遊   芽 兒	56
東望洋燈塔 (外一首)   雪 董	57
紅與綠   詩 子	59

## 作品刊登

### 小說

魂之絲   紫 菱	61
美穗   Kio Hang Lam	70
桃花運   德仔	76

### 散文

網購時代   承 鈺	87
「加油」是什麼?   加 欣	89

### 詩歌

三行詩十三首   邢 悅	92
--------------	----

## 我寫澳門文學

寫作路上的一個轉角——記「澳門作家研修班」   錯 而	96
-----------------------------	----

## 澳門文學動態

文學盛事：第十一屆澳門文學獎徵稿	100
作家身影：《澳門作家訪問錄2》出版	100
聽聽學者怎麼說：《創作與批評在此相遇——澳門文學十五年回望》出版	100
對話·交流：中國作家代表團來澳舉辦座談會	101
文學傳統與創作新變：呂志鵬赴京出席2015兩岸青年文學會議	101

# 編者的話

## 書寫澳門的種種可能

如果有所謂編輯與作者的默契，在本刊而言，大概就是彼此都希望為澳門文學做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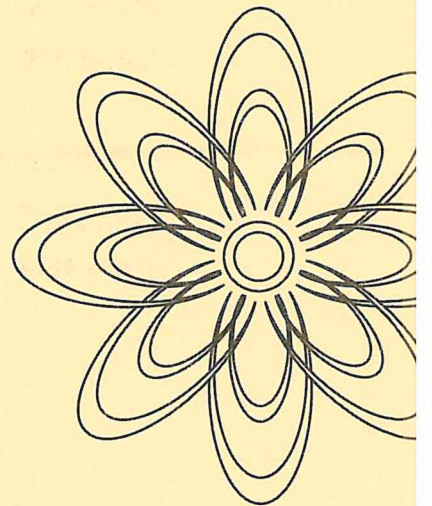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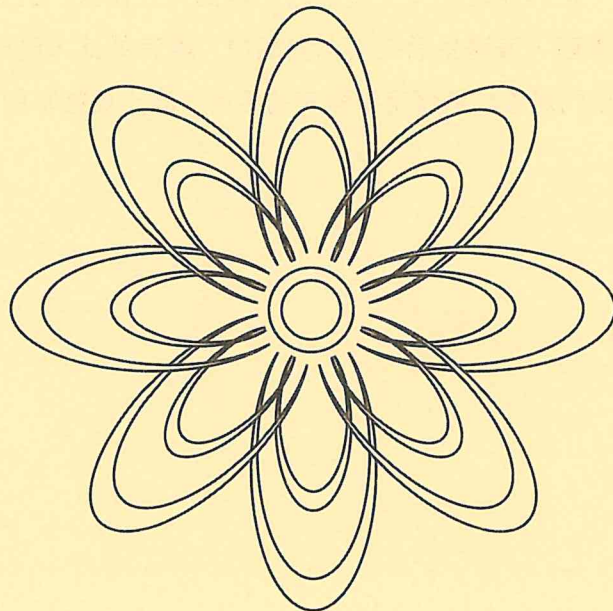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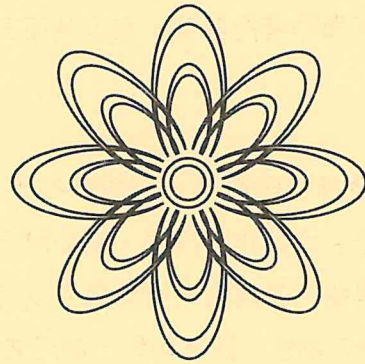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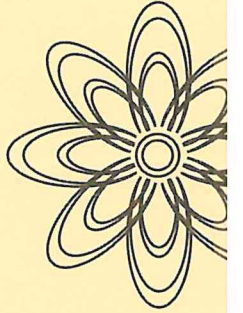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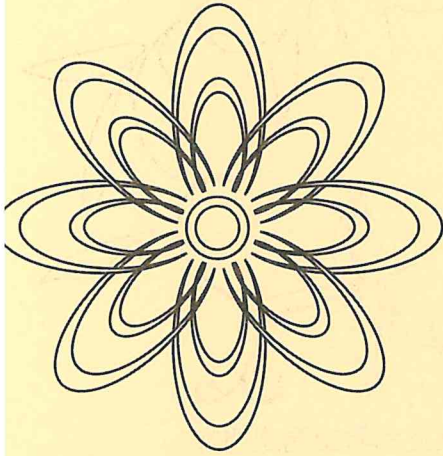
今期我們充分發揮這種默契，編輯部在網上接連推出三組與澳門有關的專題，反應熱烈，吸引大量作者投稿，充分體現了大家對澳門的感情，更成就了我們今次的三個專輯。書寫澳門當然還可以有很多角度，只要作者用心發掘本土的寫作資源，注入創意，認真創作，澳門文學的發展肯定會有更多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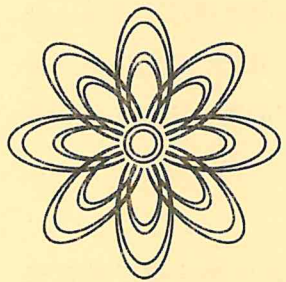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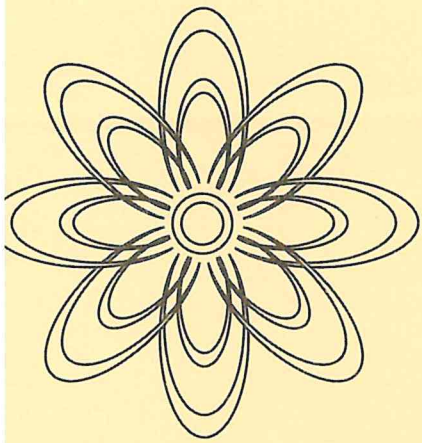
徵稿有時盡，創作無絕期，今後澳門文學仍可在作家們的自覺下發光發熱，寫自己熟悉的東西，表達生活在澳門的感情，唯有如此，澳門文學才得以凝聚力量，藉著《澳門筆匯》這個定期發表的平台，顯出更耀眼的光芒。■

寂 然

2015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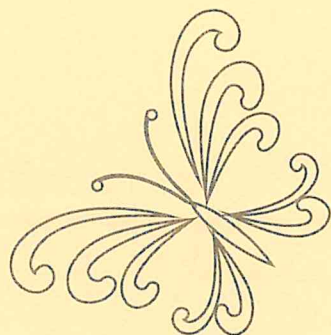




# 澳門生活物語

## 漫步的時光

方恨少



我在澳門長大，自以為熟悉此城的一切。後來，開始與來自外地的朋友接觸，陪伴他們在城中漫步，回答他們關於澳門的提問，才發現，城市不斷在變化，我的認識很膚淺。

我在澳門生活，慣於沿著既定的軌跡前行，以汽車代步，上班與接送家人的路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已經成了常態，這樣很易令自己產生誤解，以為澳門就是這麼幾條街，加上人到中年，容易自以為是、自我中心。有好幾年我真的會把固定的生活路線理解為澳門的全貌，漠視軌跡以外的種種可能。那麼簡單的生活，如常來去，日子過得平靜，偶然更會自以為幸福。及至有一年，工作環境發生變化，很多已成習慣的事情因故要推倒重來，從某種身份地位返回原點，我開始減少駕駛，重新接受步行的生活，放空自己，認真觀察，看清楚眼前的一切。街道、汽車、風景、人們的臉、季節變幻，每天都相同，但每天都有點不同。漫步在小城，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呼吸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而這完全是一種領

悟。

城市的發展和變遷，反映人的意志，我們無法在他人的論述中看清楚整體的情況，更別指望政府或學者的口號與喧囂能令人看到前行的路徑。如果真的想了解，也許，只能仰仗個人的體驗，謙卑地觀看，同情地理解，不必急於下結論，淡忘所有虛妄的想像。然後，我們不但可以看到更廣闊的城市風景，涇渭分明的事物演變，更不難看到自己過去的偏執、扭曲、自卑、懦弱。

工作崗位的轉移，讓我由管理者變成被管理者，在上升與下沉的不同階段，我始終在學習，學習在謀生與興趣之間找到平衡，也學習以超然的態度來應對現實的必然規律。其實人生不可能永遠順境，一些意外，一點挫折，可以讓人有很多啟發，卸下各種假象，重新檢視自己，回到一個相對真實的狀態。在新的工作中，我除了學會一些新的技能與知識，不免也要迎接不少較為陌生的工作，其中包括接待外賓，並陪伴他們逛逛



我們的城市。

第一次接到這類任務，是協助十多位內地記者在澳門「採風」，恰巧當時工作單位所有同事都事忙，這件事情就落在我身上，而且要獨力完成，既要聯絡記者們要求採訪的各個政商機構，亦需安排他們的遊覽路線和住宿飲食，當然，以上這些工作只要時間充足，事前都有條件安排得很妥當。其實，真正困難的是在他們留澳的三天，我要化身成導遊，盡力讓大家對澳門留下良好的印象，這項任務對於平時沉默寡言的我來說，確是極大的挑戰。

事後回想，我之所以對接待工作感到為難，其實與性格是否外向無關，真正的問題是，我突然發現，自己對澳門的認識，原來相當有限。有一些以為理所當然的基本知識，原來都是模糊的印象，因為一直生活在這裡，反而從來沒有去查證核實，或者翻閱資料找答案。直到自己要準備接待這團記者時，我才開始重新認識澳門，有多

少人口，有多大面積，有多少間賭場多少張賭枱，GDP有多少，政府稅收有多少，當中博彩稅收又佔多少，澳門在賭業之外的其他產業發展如何，免費教育及社會福利每年要動用多少公帑，原來，把這些資料和數據一一記下來，結合在市面見到的情況，可以助人更立體地認識澳門。

國內的記者，即使從未踏足澳門，但對這小城也不會全然陌生，他們之中很多都看過九九年澳門回歸的表演活動，或多或少對賭場躍躍欲試，想吃傳說中很美味的豬扒包，以為澳門真的有很多人精通葡文。外地人對澳門了解有限，跟現實有點落差，實在十分正常。於是，在那短短的三天之中，我除了把事前準備好的一系列數據跟他們一一講解，也帶他們遊覽澳門的風景名勝和大街小巷，在交談的過程中，他們往往會問：「澳門的房價貴嗎？」「像你這樣的工作人員，每月有多少工資？你的上司有多少月薪？」「你們的特首和主要官員有多少薪酬？」「你們的社會這麼富裕，怎麼仍然有老人在街上拾荒？」「如

果有一天國家還有其他地方開賭，你覺得澳門還會有現在的優勢嗎？」在有限的時間內，我盡量回答他們的問題，反正只是私下交談，彼此可以說得坦誠一點，關於澳門的情況，跟這些陌生人交流得多了，漸漸也轉化成自己觀看和思考的角度，慢慢從既有的思想框框中解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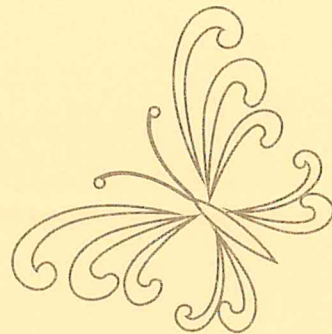
漫步的時光中，我幾乎是脫離了現實的身份，在這些朋友眼中，我就是澳門人，澳門人就是我，雖然我在交談之中不免避重就輕，隱惡揚善，對不少人和事加以美化，那是因為自覺，更是出於不忍。在某些時刻，我會想到，要不負責任地把澳門描述得不知所謂，烏煙瘴氣，其實很容易，但要發掘她的好處，說出她的特點，讓人對這個城市有所期待，原來也不是想像中那麼難。離別的時候，這班記者朋友對澳門都加深了認識，也許亦留下不錯的印象，我記得那天晚上我聽著他們喝酒聊天，也談到很多不同省市新聞工作者的苦與樂。

大約兩個星期之後，我的上司收到這班記者朋友的感謝信，此後他認定我可以處理這類工作，於是每當有外來的賓客來澳，我往往會在安排他們開會交流之外，抽空陪他們在小城漫步。澳門的發展比人們的想像快速而殘酷，因為要應付接待工作，我每年至少有一次機會更新我對這個城市的認識，加上日常生活中的持續觀察，對於此城的愛與恨都相應加深。職位的升降本來就是一種歷練，能夠在工作中重新學會腳踏實地，感受城市的起伏變化，始終是值得感恩的。

所謂城市生活，往往就是在漫步的時光中佇足觀看，若有所悟，或悲或喜，如此而已。■

# 書店的冬季或春季？

徐 薏



前陣子澳門某家老牌書店辦書展，這是一年一度的慣常活動，我不敢說自己特別愛書，至少近幾年因為種種原因，我看書的速度給拖慢下來，年均看書量亦持續下降，看書的時間少了，但愛看書、愛買書的心癮還在。時間，據網上流傳的話，就像乳房是可以擠出來的，再平凡的人，就算是男人都可以擠出一點點丘陵，於是今屆的書展，我還是去了三遍。

也許是時間不對，我覺得現在看書的人少了，或者說是買書的人少了，適逢在爬網站的時候發現，原來近期台灣某購書網站在做特價，網購書本等來澳門免郵費。從過去這家著名網店只做台灣本土生意，到後來延伸至香港，及至進軍澳門……我心下一懷，莫非澳門經營書店的冬天來了嗎？

澳門本土的書店本來就不多，大約十個手指頭可以把它們計算出來，做的亦不是甚麼大生意，在澳門這個六十多萬人的小城之中，很多人頓悟

了「識人好過識字」這個道理以後，上臉書識人應該勝過人人手執一本實體書吧！偏偏很多人連看書都抱有「隔離飯香」的心理，看到香港有一家台灣知名廿四小時營業的連鎖書店登陸後，不少人慕名朝聖，又跺腳大嘆澳門這個早被賭業牽住了頭的小城，只有銅臭味而欠缺書香，絕對容不下一家這樣著名讓「愛好讀書」的人士，站著又好、坐著又好，不分日夜看書買書的好地方。人人站得高，望得遠，似乎一直沒有發覺澳門其實有些小書店是有提供座位給書迷，看到人家的品牌效應，在經營書店如此高尚的生意中亦不失生意頭腦和眼光，在澳門這個「迷你版」小城中的確是無法存活。甚至後來一家在中區經不過幾年光景的港資書店結業，大家又紛紛慨歎澳門似乎變成了「文化沙漠」，連一家好書店都不能容下，有時候我心中暗忖，其實在這些到名牌書店朝聖，嘆息書店結業的人群之中，有幾多真真正正是書店常客？他們經常光顧的又是甚麼書店？

繼而有書店搬遷、有書店結業，大家又扯到了

地產霸權的頭上，就算不是從盤古初開計起，亦從賭權開放說起，澳門的舖租地價這十來年被翻了幾番，時代巨輪下好些書店成為犧牲者之類，令我再次引起興趣，就是書店的經營困難，真的只是因為開放賭權？因為租金飆升？還是因為大家少了看書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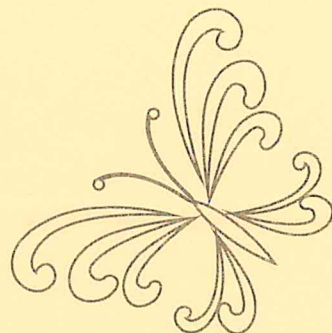
然後這個春天，很多人原來都在網絡上訂書，說比買實體書店的書既便宜，又多選擇，最重要是可能他們都很忙，忙得連擠一點時間出來逛書店的空間都沒有，反正現代人的時間可以用來朝聖，可以用來上網，就是不能用雙腿走到書店，拿起書架上的一本又一本的書，細細翻閱一下再決定買？還是不買？「隔山買牛」還真的要靠口碑，網上購物反正計好了外幣兌換價還真夠便宜。書展對很多人來講便毫無價值了，或者有朝一日他們發現連書展都沒有的時候，會悲慟地為此惋惜，但當下他們應該還在天天望著速遞公司哪一天通知貨已付運，到底是送上門還是要到便利店取貨。如此分秒必爭的現代人，還有閒情看

書已經是一項修為，總不能再浪費時間。出發到書店買書挑書等一列過程之中。

因為澳門的傳統書店不是24小時服務，比不上人家可以隨時提供服務，當然更比不上同樣是24小時候命的網上書店，人家無遠弗屆，等候著愛書人的光顧，以及更多的實體書店倒閉。■

## 離鄉的老外

徐 薏



上班的路上，最怕遇到那些風馳電掣的司機。這天那名司機竟是一名駕駛韓國進口車的老外，我首先強調不是種族歧視，重點我還是一視同仁，心想有需要再次呼籲全世界的上班族，如果怕上班遲到的話，請自行調教早十分鐘出門，而不是自信地以為自己的駕駛技術可以有效為你省下十分鐘；再者，假如連遲到十分鐘的可能性都沒有的話，這名員工要麼地位低微，要麼可能趕著上太空。我永遠相信，就算美國總統上班都可以有些寬容時間，何況我們這些蟻民呢？

再說，人人以為在澳門打工的老外都是出類拔萃的精英份子，但我每念及中國人所說的「人離鄉賤」，總不禁為他們搖頭嘆息。無論他們是從大集團獲分配、安排到這個東方小城市打工，又或者是滿懷著冒險家精神，決心朝遠東闖一闖，來到這個連世界地圖都難以標示的小城，就只差我們沒有茹毛飲血，相信在很多老外的眼中，這等中國南方小半島的居民，甚至連鄰近的金融經濟中心香港也遠遠比不上，單靠博彩業在這些年

來冒起，還得要背上甚麼「東方蒙地卡羅」、「梳打埠」等名字，沾了西方國家多少的光才有今時今日的成就，各路的西方老外，又何必退而求次，遠道而來工作呢？當大家仍想像著「外國的月光最圓」的時候，被派駐在澳門工作的老外，雖然外表洋洋自得，但其實內心正淒苦得一如古代中國社會被貶謫的官員一樣。從古至今，被皇帝、被大老闆、CEO派駐在外的官員、員工……不是說沒有本事，有時候反而是太過有本事，某程度上失意於本國，才會避走他方，隔山隔水跑來工作，難道他們就真的會落地生根嗎？至於那些不是被派駐在外，而是自己選擇遠走工作的人們，除了會說出對東方古代文明或者澳門這樣發展中抱有仰慕之心而前來「掏金」之言，到底有幾成真心？外國不同港澳地區，又或者不同於自古至今經歷苦難特多的中國人，隨著三千多年歷史文化洪流的，還有無數的戰亂以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連串理論。中國人從黃河文化發展及至歷代南移，來到了港澳這遠海之濱，不得已便向海外發展，當中存在著對西方自由的

追求和渴望、又或是為求多賺錢回國養家，卻鮮有西方人會說喜愛中國人模式的生活方式。我們中國人生活至今都穿上了洋裝，你又可有機會看到成群老外穿上唐裝漢服？（個人最愛看到甚麼世貿會議，要「逼得」眾與會者穿上主辦國的民族服，饒有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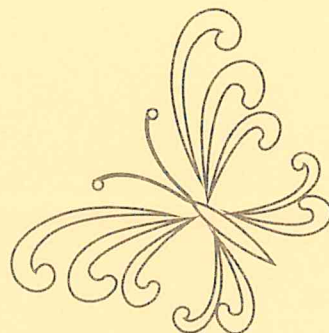
一個人在陌生地方工作已很慘，駕著他們以為代表富貴的韓國汽車（當年在歐洲，友人覺得VOLVO比不上KIA，原因是他們眼中的本土車和進口車稅款有差別，「遠在」韓國的進口車自然成為身份象徵。）在街上飛馳上班，不斷左穿右插可能誤會這是外國的高速公路，心中謾罵著為何大家維持著時速六十公里的龜速，完全未能融入小城地小人慢生活苦悶的日子，還得要放下身段效法本地人趕上班，失卻了歐洲人在我們眼中的輕鬆自若。當老外失去了那種悠然自得的神態、輕鬆的生活步伐之後，剩下只有一口英語而已，但靈魂和嘴臉卻比更多本地打工仔還繃得緊，無論主動或被動，流放海外的貶謫生活，從

衣食住行上——比較就知絕對不會及得上歐洲，每當有朋友歐遊歸來，訴說歐洲國家的人民生活如何輕鬆，工時短假期多，友儕羨慕之情溢於言表，那麼就更顯得要在澳門打工的老外是如何地可憐。

這個早上，當我的日本產電單車憑藉交通燈之利，搶過那原本趕過我頭的韓國車以及老外以後，從倒後鏡看到老外一臉不耐煩以及惶惑不安，我繼續沾沾自喜，暗下同情這位拋家遠走來澳，以為可以淘到金的外國人，祝願他們適應小城時刻百變，卻又愈變愈差的生活環境。■

## 短期在澳門——尋工記

梨 梨



去年八月，我參與了高教辦舉辦的澳洲英語培訓之旅，經過五星期在昆士蘭大學的英語洗禮後，當我回到母校中山大學時，身邊的人和物都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是自己。除了英語的增進、朋友的增多和視野的擴闊外，這一行還改變了自己的心意、思想和生活態度，而這些是我從未想到過且感覺受益匪淺的。

當我決定放棄美國夢，在昆士蘭大學繼續我的研究生涯時，我幾乎是馬上決定的，因為那次澳洲的生活使我很懷念，我喜歡澳洲陽光與海灘的熱情，也享受澳洲的休閒與自由。它的異鄉風情令我著迷不已。

從我十二月開始遞交研究生申請到二月收到錄取通知書時長不足三個月，我非常興奮，因為自己的夢想達到了，我可以在朝思暮想的大學裡讀書，這是一件多麼值得高興的事啊！我安排好了時間，大約今年七、八月才去澳洲，那麼這半年在澳門應該做什麼呢？

一直在內地讀書的我，在大學期間沒有找過

工作，好處是我可以專心讀書，考取好成績；壞處是我缺乏社會工作經驗和認識澳門文化。我為了彌補這點，在澳門和廣州兩邊走，一邊在校上課一邊回澳工作，起初覺得很辛苦，雖然車程不長，但兩個半小時一直坐著不合乎人體工程心理學的椅子顛簸，也不是一件樂事。尤其工作也需要付出腦力，甚至體力時，就覺得難以堅持下去了。

我在澳門第一份工作是接線生。我負責接聽公司內部的電話，並嘗試解決對方疑難，如果可以通過口頭解決的就易辦；如果是比較棘手的問題的話，我就要把問題記入電腦，然後安排相關部門跟進。看工作介紹是不是覺得很輕鬆呢？其實一點都不！我不但需要知道問題的解決方法，還需要精準的口頭解答能力、寫作能力、壓力處理、任務分配等等技能，而這麼複雜的一個職位的訓練時間只有二小時！我任職了這份工一個半月，期間因為遭受太大壓力而辭退，雖然這份工的工資很高，但我領得不開心。棟篤笑始祖黃子華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工資的一半是用來受氣的。但我認為我這份工全部的工資都是用來

受氣的，一聽電話就不舒服，就算幫助了他們也不會獲得好的回應，完全是無意義。

既然有千百萬個理由告訴自己應該辭職，那麼就不要拖延，盡早解決。我辭掉了這份工作之後，一直留意其它工作，好像兒童學習中心之類的，在面試時面試官問了我一句：為什麼離開之前那份工作而選擇我們？我回答說：因為我比較想面對孩子多於電腦。最終沒有聘請我，而我在這個期間又面試了一大堆兒童導師、活動協調員等等，都沒有回音。

不過我要感謝這些工放棄我，我才有機會遇到現在這一份工——手機應用程式的文案文員。當我面試的時候，我就強烈地感到自己的渴望，我努力地表現自己，獲取他們的青睞。最終我成功了，這也是我幸福的開始。

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不只是帶給你快樂，更重要的是能把你的不快樂變成快樂。我在工作期間完全投入進去，不受外界干擾，也自得其樂。有次班上同學通知我某件事，我知道後內心非常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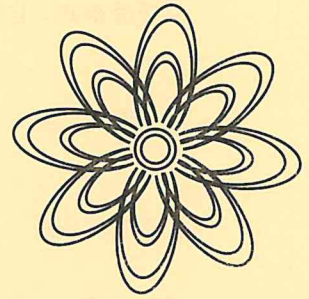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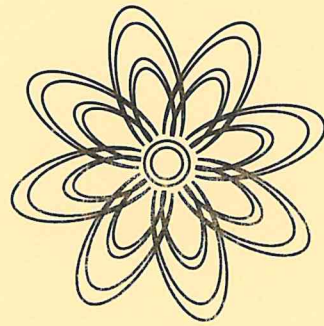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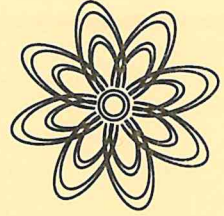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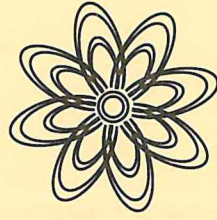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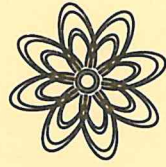
但我希望把精神投入工作中，竟然漸漸忘卻了事情而不自知，心情也不自覺地愉悅起來。直到下班才記起那件事，但怒火已經消徐，也覺得無所謂了。

我曾經有一絲念頭想過放棄澳洲選擇繼續上班。因為我不捨得離開這份工作，我為我做的事而自豪。冷靜過後就決定還是回歸原本吧，於是，我還是那個短期在澳門的人。

這短短的時光使我看清澳門現況：工作不難找，只是無人做。到處都是招聘訊息，全職或兼職，任君選擇。但更多的是年輕人都投身於賭場中，做著工資多但無意義的工作。在工作中除了學不致用，還堆積了無數負能量，也壓抑著自己真正的夢想。其實，趁年輕才應該多走走，各種各樣的工作都嘗試，甜酸苦辣都嘗過後，才會知道什麼工作才是最適合自己。

我從來不相信那些說工作幾年之後才會出國讀書的人。工作幾年後，會因為穩定的工作和生活、步入婚姻、經濟狀況而放棄初衷，這屬人之常情，但若不想其發生，就應該當機立斷，別讓一時的穩定而浪費了一生的機會。■





# 我城小說



## 不離

梁淑淇



只要愛得夠，自然不離不棄。

我不屬於這裏。

我不屬於這裏。

我不屬於這裏。

我不該在這裏出現。

所以，我不存在於這個時空。

我讓靈魂暫時抽離肉身，或到充滿腥臭的魚檔看父親熟練地將魚剖開，魚即使被分成兩半依然在掙扎躍動，我喜歡看見生命的強韌；或到雜亂的製衣廠看母親雙手專注地在衣車上移動，多架衣車同時轉動，撻撻撻撻，我喜歡毫無意義的節奏感；或到馬路旁的鐵皮屋，一邊吃著煮得粒粒開花的綠豆沙，一邊看著剛從報攤購買的《老夫子》，我喜歡不合情理的耐人尋味。

但更多的時候，靈魂出走的最佳場所是戲

院，警匪片、驚悚片、愛情片、奇情片、胡鬧喜劇、慘兮兮的大悲劇……反正甚麼片種也有，要融入怎樣的劇情也行。

我當然知道，童年時出沒的地方統統不存在了，而正正因為它們早不存在，靈魂才得以安心地棲息。

就像那些結業多年的戲院，或閒置，或拆建成住宅、商業大廈、或改成商場、時裝店，或改作文娛中心、綜合活動服務中心。戲院林立的盛況大概永不復再，新生代無法想像小小的澳門曾經容得下十多間戲院。九十年代初，多間戲院開業，但沒過幾年卻出現倒閉潮，歷史悠久的清平戲院、平安戲院、南灣戲院、麗都戲院和國華戲院捱不下去，連開業不過數年的柏蕙戲院、明珠戲院、百樂門戲院、麗華戲院都一一結業。

麗華戲院就設在我家所住的麗華新邨內，營業不過三、四年，卻是我少女時代的神秘快樂時光。有時做完功課，換上帆布鞋到樓下看一場九點半電影，不管電影質素如何，在銀幕看電影遠

勝於在家裏看那個不夠二十吋的電視屏幕，雖然當時還未有控煙法，有時得忍受惱人的二手煙，但換換位置就好，反正空座位多的是。

在麗華戲院開業之前，我一般在祐漢某影視店租借電影錄影帶，在那個年代，十元租借三日兩夜，自己看完了，還可以借給住在附近的同學看。但我只能在周末看租來的錄影帶，因為周一至周五母親要追看電視劇集和《歡樂今宵》。

所以麗華戲院開業後，我毋須再等待周末的到來，隨時可以看電影，但當然也要視乎那個星期我的零用錢花得怎樣。

我忘了那天我在麗華戲院看的是甚麼電影，只記得那是一個炎熱的周三下午，家裏實在太熱，所以決定花三十元看齣電影，兼享受冷氣。

我購票後打算進場，卻見票務員正跟兩人爭執。

「不准進就是不准進。」票務員擺出一副強硬

的姿態。「一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有病，萬一他突然精神病發大吵大鬧怎麼辦？」

「他沒有病，更加沒有精神病。」長得較高的男子氣憤地說。

我先偷瞄一眼高個子。

他長得清秀乾淨，樣子跟陳百強有八成相似，眉宇間流露著一點堅毅倔強。如果當時他不是跟票務員吵得臉紅耳熱，我百分百肯定會對他一見傾心。順便透露一下，陳百強是我永恆的偶像。

我走前兩步，望了望高個子身旁的男生，矮矮胖胖，臉部扁平，雙頰肥大，眼距寬闊、眼角上挑、鼻根低平、嘴巴半張。

唐氏綜合症患者都有類似的長相，讓別人無法忽視其缺陷。

我也無法忽視，心裏冒起一陣憐憫。

但見他們爭持不下，我向票務員出示戲票時說：

「我不介意啊。」

「甚麼？」他不明所以地看著我。

我輕輕皺起眉頭，我不喜歡解釋，但還是耐著性子說：「還有五分鐘就要開場，剛才我買票時就只賣了三張票，換句話說，只有他們和我三個觀眾，除了我之外他們不會影響到別人，而我說我不介意他們進場。」

票務員瞪眼望我，悻悻然地說：「等會兒你千萬別投訴。」

投訴你嗎？我本來想這樣問他，但現在還是少惹他生氣為妙。

我們三人同時進場，高個子心懷感激地向我道謝。

那聲道謝一直藏在記憶深處，不是因為我做了甚麼好事，而是因為這是他開口跟我說的第一句話。

正睇。

他的名字。

一直藏在心底的一個名字。

但我扯遠了。

「譚小姐。譚小姐。妳有在聽嗎？」

醫生的話將我拉回現實。

明知道是自欺欺人，但逢遭遇不想面對的困苦，我還是不由自主任由靈魂出走。

至少在那本應痛苦的時光中，我得到不該存在的自由，讓即將被囚禁的靈魂儲備一點點作戰的能量。

但不管靈魂出走多久，偷來的片刻自由結束後，還是得面對惱人的狀況。

所以現在我必須聽那個土生葡人醫生有的沒的講解著這次叫我到來醫院的目的。

「唐氏綜合症人士的細胞中有四十七條染色體，比正常人的四十六條多出一條，他們的智力一般較低，而且會有許多健康問題。」

他的解釋像例行公事，隨便上網搜尋到的資訊一定比他的講解清晰詳盡。

來到結論部份，我早前產檢所做的唐氏綜合症篩查結果顯示我腹中孩子有可能是唐氏兒。

機率是一百七十八分之一。高危。

「那即是有一百七十七個機會不是唐氏寶寶，為甚麼說是高危？」我問。

「當別人的結果是千份之一時，你的結果是一

百七十八分之一，你說是不是高危？」

「別人的結果是怎樣與我無關，我只是覺得現在這個結果算不上高危啊。」

「跟妳解釋過了，妳想產下唐氏兒嗎？」  
醫生一副沒好氣的樣子，我卻開始生氣起來。

我撇嘴，強忍著怒火，「那我現在要做甚麼？」

「叫你上來就是要跟你約做羊膜穿刺。」

「抽羊水有風險嗎？」

二百分之一。

二百分之一跟一百七十八分之一的機會，到底差異有多大？

我數學不好，毫無頭緒。

「因為患唐氏的結果高於羊膜穿刺的機率，所以一般建議做羊水穿刺。」

我的寶寶有一百七十七個機會是正常寶寶，但我做羊水穿刺，卻有二百分之一的機會失去他。

醫生見我猶豫不決，皺起眉頭。

於他，我是桌面上那堆醫療檔案中的一員，他期待我爽快約好時間做羊膜穿刺，然後轉身離開診室，好讓他將我的檔案丟到一旁，再揭開下一份檔案。

下一個。下一張臉。下一份忐忑。

其實都與他無關。

但我的寶寶不只是報告中的數字。

他是我的一切。

「有決定了嗎？」他耐著性子問我。「抑或需要跟丈夫商量？」

我搖頭。

「如果真的擔心風險，你還可以自費到私人診所抽血檢驗，不過費用比較昂貴。」

「其實不是風險或價錢的問題，」我還沒釐清心裏的想法，「如果我選擇不做任何檢查呢？」

「隨便妳。總之我已告訴妳有關風險。」他滿不在乎地聳聳肩，推了一份聲明書給我，「簽個名，表示妳已知悉懷有唐氏兒的機率，並且願意承擔所有後果。」

我當然得承擔所有後果。

我現在就在承擔著後果啊。

我將手放在腹上。

胎兒還小，我還未能感受到胎動，但他就在這裏，在我體內，生長著。

在正常情況下，我該回家跟孩子的爸爸商量商量。但我跟孩子的爸爸在兩個月前分開了，而且他根本不知道孩子的存在。

在我開口告訴他我懷孕之前，他向我提出分手。

理由是性格不合。

用這唬爛的藉口來打發我，可見這段關係根本無法維持下去。

我當然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他另結新歡。這沒甚麼好隱瞞的，事實上我們分開一個月他就在社交網絡毫不顧忌地張貼他跟新歡暢遊蘇梅的蜜照。當小綠咬牙切齒地拿著手機向我展示那些照片時，我指著那個海灘說：「這個海灘美得不像話，待我的胎兒穩定後我們一起去吧。」

小綠難以置信地看著我，「妳不生氣嗎？」

我是該生氣的，她怎麼完全不考慮孕婦的心情，硬要我看他的幸福逸事？

我淡然回答：「我跟他沒有瓜葛了。」

雖然懷著他的骨肉。

已預訂好下個月跟小綠去蘇梅島的機票酒店，但現在這種狀況，還適合去嗎？

小綠把我大罵一頓，「妳怎可能這樣任性？」

堅持不讓孩子他爸知道我懷孕了是任性，堅持做單親媽媽是任性，堅持不追查孩子是不是唐氏兒是任性，哪怕他是唐氏兒，還是堅持要帶他來到世上是任性。

所以堅持就是任性囉！

我輕輕嘆一口氣，「我們憑甚麼決定別人的生

死，即使他是我的孩子。」

「他本來就不該存在，現在報告這樣說，妳不認為是上天發出警告，叫妳不要留著他嗎？」

「第一，報告只是說他有一百七十八份之一的機會是唐氏兒，並非代表他是唐氏兒。第二，沒有生命是錯誤的存在，即使他沒有父親，即使他是唐氏兒，這小生命也是美麗的存在。」

「妳真的一點憂慮也沒有嗎？」小綠憂心忡忡。

「妳知道最可怕是甚麼嗎？最可怕是我們認定自己別無選擇。懷孕分手就一定要哭哭啼啼嗎？孩子是唐氏兒就要將他打掉嗎？我不是沒有憂慮，但我掌握著每一個決定。既然是自己做的決定，就該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就像我認識的唐氏患者一樣。

正一。

正曄的弟弟。

正曄說，媽媽給正一改名時，希望他可以容易掌握自己名字的寫法。

正一很棒，他十二歲時學懂寫自己的名字。

我喜歡叫他正一，雖然有一些搗蛋鬼會惡作劇般叫他正一笨蛋、正一蠢才，但正一點也不笨。

唐氏患者大部份是輕度或中度的弱智人士，但他們經過學習，往往能夠照顧自己、與人溝通，甚至外出工作。

如果世人沒有歧視他們，唐氏患者同樣可以過著與普通人一樣的生活。

但我們不能抹走所有歧視者。



正曄一家對待唐氏患者十分樂觀。「媽媽說幸好正一生在我們家。我也是這麼想。」

當時我驚訝極了，誰會希望家人中有唐氏患者？

「因為我們懂得怎樣跟他相處啊，而且媽媽知道怎樣養育他才是最好的，所以將他教得很棒很棒，他有禮貌，有同理心，待人友善，懂得感恩，容易滿足。而最重要是，我們全家也很疼惜正一，我們都以他為榮。」

我看看正一，他正趴在草地上認真觀察螞蟻的行進。

我疑惑，上天到底是公平還是不公平？讓一個善良的人天生有缺陷，卻又為他安排一個美妙的家庭？

「正一真幸福。」不懂得愁苦的人總是幸福的。

正曄微笑著望向正一，「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開心的一個。」

我接著對正曄說，「你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樂觀的一個。」

那次在麗華戲院替正曄和正一解困並沒有成為我們認識的契機，散場後我們各自歸家，甚至沒有道別。

不過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數月後我到栢蕙戲院看《一個字頭的誕生》，下午場觀眾疏疏落落，不過十個八個，電影影像風格強烈，全片充滿黑色幽默，我看得十分開懷，但演至中段，觀眾卻一個接一個離場。

散場時剩下五人，正曄正是其中一人。

他看到我，有點錯愕，先是跟我點點頭，然後問我：「想不到妳喜歡看這類電影。」

「凡是好電影我也喜歡。」

「我覺得這電影很厲害，但不是每個人也懂得欣賞。」

我們聊得興起，索性相約到高士德麥當勞邊吃薯條邊談電影。

在此之前，我從未遇過跟我如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對電影的分析詳盡，見解獨特，在他面前我除了附和之外，完全不敢發表自己稚嫩的想法。他向我介紹多齣我沒看過的電影，我將戲名記在心上，回家抄下來盡我所能到影視店找錄影帶，只希望有天可以跟他交流那電影的心得。正曄喜歡活地亞倫，每次他的電影上映，我也必定到戲院捧場。

我說過，正曄的外貌長得跟我的偶像陳百強極為相似，因此每次看他時總忍不住多看幾眼，而每看一眼心跳的頻率就提高一點。

跟他相處一個下午，就足以令我愛上他，更

何況往後我們經常相約看電影，看完電影便到附近的小食店吃下午茶，試過在農曆新年期間，我們在一天內跑三間戲院，由麗華戲院到明珠戲院，再趕回百樂門戲院，只為看那些胡鬧的賀歲片。當時覺得理所當然的活動，現在回想起來卻是彌足珍貴的回憶。

已經不可能再發生了，那三間戲院沒多久便相繼倒閉。

那荳芽夢式的單戀，讓我自以為與別不同，因為我愛上的人是如此優秀如此精彩，完全無人能及。就算你找到一個對電影認識更多的人，也不可能找到一個全心全意愛護唐氏綜合症弟弟的哥哥。

而在愛情萌芽的最初，我沒想過正一會成為我們發展的障礙。我其實很喜歡正一，他是我見過最善良的人。

但喜歡並不能抹去所有疑慮，荒謬的是，連愛也不能。

是我當時想得太複雜，抑或是我現在想得太簡單？

照顧一個唐氏綜合症患者，到底有多複雜？

小綠不停遊說我進行檢查，她認為早點得悉真相，至少可有充足的心理準備。

但我不明白為甚麼要有心理準備，既然孩子正常與否我也笑著迎接他，我就安心守候他的到來好了。

也許我一直心存僥倖，一百七十八分之一的不幸不會降臨，但我也不是完全沒做準備。我上網看了許多唐氏家長的心聲，也買了數本關於照顧唐氏兒的書，所以如果我的孩子是唐氏兒，我也有信心可以好好照顧他、栽培他。

唐氏兒總是快樂的，如果上天賜我一個永遠快樂的小天使，我就比正常孩子的母親更努力，做一個二百分的母親，將孩子他爸那一份的愛絲毫不減地獻給他。

我知道那條路有多難行，我知道唐氏母親將會面對怎樣的目光，我知道我往後也別指望遇到另一段愛情。

雖然你說真愛無敵，但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在愛情面前，唐氏兒的摧毀力比原子彈更具爆炸力。

用最樂觀的概率來計算簡單的數學題。

假設所有選項只有二，50%的概率。

你遇見一個人的概率是50%，對方是單身的概率是50%，對方的性取向與你相同的概率是50%，你們互相認識的概率是50%，你們再次見面的概率是50%，你愛上對方的概率是50%，對方愛上你的概率是50%。於是，你們互相愛上的概率是0.78%，意即你每遇見一千人，就有7.8人可能跟你相愛。

聽起來還不錯吧。但你要知道，互相愛上的二人並不一定能發展關係，或價值觀差異太大，

或未放下感情包袱，或因工作學業關係分隔兩地，或家庭背景懸殊，或對前景不抱希望，或對方有致命的缺點。

寬鬆一點考量，你們決定發展感情關係的機率是50%。這一千個人中，剩下3.9人了。

如果你有私生子再作別論，對方願意接受的機率是50%，對方家人接受你們交往的機率是50%，如此下來，你們順利交往的機率已下降至0.098%。這一千人中，連一個完整的人也不剩。

如果你的私生子是唐氏兒，對方願意接受的機率就像你懷上唐氏兒的機率一樣。繼續寬鬆原則，就以50%的一半計算吧，對方願意義無反顧愛護你倆的機率是25%，而對方家人大愛無私祝福你們的機率又是25%，現在機率是0.0061%。

換句話說，萬中無一。

那意味著你根本沒可能遇上那個人。

遇上了，也愛不了。

正如當初我愛上正曄，卻沒有選擇跟他在一起。

我跟正曄一起看的最後一齣電影叫《非常突然》，在永樂戲院的二院。

電影的結局非常傷感，離場時我震撼得無法言語。

散場後，我們一如往常般到戲院附近的一間舊式糖水店吃糖水。

我們正談論著電影結局的悲愴，正曄的右手突然覆蓋在我左手的手背上。

「人生無常，我們不該再浪費時間。」

終於有所行動了，這是我期待了半年多的魔幻瞬間。

在此之前，每次跟正曄約會，我也期待著他向我告白，我想做他的女朋友，名正言順待在他身邊。這段日子身邊許多人都對我跟正曄約會表達意見和感想，正曄常常帶著正一在身邊，我對三人行沒有太大反感，當然更期望正曄單獨赴約，但正一的出現可以化解我和正曄相處時的尷尬。我一直不敢肯定他是愛我的。

現在終於證實他愛我了，喜悅之情瞬間衝上頂峰，然後，我竟然猶豫起來。

就像正曄剛才所說，人生無常。哪天正曄父母突然走了，就剩下正曄照顧正一，我跟正曄在一起，萬一他比我和正一先走，照顧正一的責任就落在我身上。這是我當時難以想像，也難以接受的事。

在這個理應浪漫的時刻，理智卻跑出來施襲，而且將所有愛的感覺全面擊退。

最後，我竟然選擇將手退出來。

年輕的時候本來就應該任意妄為，為甚麼我會被所謂的理智弄得卻步不前？

因為母親的超誇張反應？

因為同學投來的匪夷所思的目光？

因為我親眼目睹正一母親如何盡心盡力照顧正一？

因為當時我不知道我推走的是唯一的真愛？

談一場戀愛罷了，為甚麼要顧慮這麼多？也許我們相戀過後還是會分手，但至少我們戀愛過啊。

而我偏偏推走我們相戀的機會。

往後許多年，我依然為當初魯莽的決定而懊悔，可是已經回不了頭。

現在我知道，只要愛得夠，自然不離不棄。

當初我對正晔的愛還不夠吧，所以才會臨陣脫逃。

我根本不值得得到正晔的愛，甚至不值得得到真愛。

放棄愛情的結果是，我往後遇到的男人質素一個比一個差，也沒有遇到一個真心待我的，包括孩子他爸。

有時我會想，這就是報應吧。

當日沒跟正晔開始，是因為我不想成為唐氏患者的家屬，不想承擔照顧正一一輩子的責任。而現在，我卻面對孩子可能是唐氏兒的挑戰。

也許這是上天對我的懲罰，祂要我以最真切的感受去體會唐氏患者家屬的心情。

而這一次，我選擇正面迎戰，不再退縮。

我一直奇怪，為甚麼多年來我也沒重遇過正晔。

澳門這麼小，而我們同樣喜歡電影，照理說我們應該常常碰面，至少在澳門所剩無幾的戲院裏。

可是，我們一次也沒重遇過。

是我們之間的緣份給我斷得太利索吧。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我仍然熱衷於觀看電影，但近年我真的甚少踏足戲院。都怪孩子他爸，我跟他竟然連一次戲院也沒去過。他總是說，電影落畫後三個月便推出影碟，何必急於一時。然後我就真的乖乖等三個月在家看影碟，正如他對我說用避孕套做愛毫無快感，我就乖乖的讓他在自己身上予取予攜。

真是愚蠢得無可救藥。

晚上拿著手機無聊的看著臉書上的動態消息，每一個朋友似遠還近，除了小綠之外，我跟臉書上的朋友全部沒有真實的交流，這還稱得上朋友嗎？

交友邀請一欄亮起小紅點，顯示有一個新的交友邀請，我按下去，確認了這個中學同學的交友邀請後，繼續滑下去看臉書系統認為我可能認識的朋友，十之八九沒有共同朋友，我不知道臉書為甚麼認為我們可能認識，還是說，這個世代的朋友都由一個沒有根據的可能性開始？

突然之間，我興起一個念頭。

我有可能在臉書找到正曄嗎？

我立即在搜尋欄鍵入莊正曄。指頭在按動鍵盤輕微發抖。我明白內心因何緊張，深吸一口氣再看搜尋結果。

搜尋欄顯示「沒有結果可顯示」。

我嘗試輸入正曄姓名的拼音，葡式拼音、英式拼音、國語拼音，搜尋結果一大串，為免遺漏，我逐一按進去查看對方的照片和資料，但每一個都不是他。

我本來以為在這個世代，要找一個人不過是在搜尋欄輸入名字這麼簡單的事。有時候，你甚至不用找，對方的照片自動出現在臉書的動態消息上，只因為你認識的朋友按了一個讚。

然而，如果對方並不活在網絡世界呢？

如果二人之間並沒有共同朋友呢？

我跟正曄之間的朋友完全沒有交集。

我近乎絕望的放下手機。

咦，也不完全沒有。

我們之間還有一個共同認識的人。

正一。

只要找到正一，自然找到正曄。

而在澳門，要找一個智障人士，可能比找一個正常人更容易。

澳門為智障人士服務的機構不多，澳門弱智人士服務協會、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澳門特殊奧運會。

我逐一查看這些機構的網站和活動照片，終於在一張母親節活動的合照中，找到正一及他的母親。

正一長高了也胖了，完完全全是一個成人，不再是小孩子，他擁著母親的胳膊眯著雙眼笑，很燦爛，很純真。正一的媽媽也在笑，含蓄的，滿足的。她的年紀雖大，但看起來神采飛揚，精神奕奕。

我沒有在其他照片中找到正曄，不過既然找到正一所在的機構，就不難找到他。

那機構在兩個星期後舉辦推廣日，我一早到現場尋找正曄一家的蹤影。

如果不是為了跟正曄見面，我大概永遠不會出現在這種活動。而我來了，心裏怦怦亂跳，擔心

著即使走到這一步，還是見不到正曄。

結果真的見不著。

但至少我知道他的下落。

活動中只見正一及其母親，沒有正曄。

我猶豫了好一會才決定跟正一母親打招呼，因為我們只見過一次面，我猜她不認得我，但出乎意料之外，她親切地對我打招呼，「很久沒見啊。」

我喜出望外，「我還擔心妳忘記我的樣子。」

「我怎麼可能忘記妳，妳是正曄唯一一個帶回家的女孩。」正一母親很親切的拉著我的手。

我面紅耳赤，那唯一一次彷彿如昨日，卻又遙遠得教人唏噓。

正一有禮貌地對我打招呼，「姐姐，你好。」



「正一你好。」我向他微笑。

「姐姐，歡迎妳來到推廣日，今天的活動會很精彩。」正一的笑容帶著自豪。

「我會一直看你們的演出。」

「我會表演唱歌呢。」

「我很期待啊。」我真心期待正一的演出。

「我現在要去幫忙佈置，失陪了。」他說罷有禮要欠身離開。

我對正一母親說：「正一真的很棒。」

她笑著點頭，「他的確是。」

「正曄還好嗎？」我向她打探正曄的近況。

「他很好呀，下個月便會回來。」

「回來？」

「他中學畢業後去了台灣讀書，一直在那裏工作，不過近年台灣經濟不景氣，他年初決定回流澳門，下月便正式回來了。」

「我不知道他去了台灣，還以為他會留在澳門幫忙照顧正一。」

「正一會照顧自己啊。」她以自豪的眼神投向正一。「他在一間餐廳當服務員，還懂得做菜。」

的確，雖然正一的外表異常，說話咬字不太清晰，目光有點怯懦，但他的行動力卻跟正常人無異。

「他甚麼也懂得做，就算有一天我走了，也不擔心他沒人照顧。我不想正一影響到正曄的人生，所以我叫正曄去探索屬於自己的世界。」

「妳一定花了很多心血教導正一。」

「我只是要他學懂自立。老實說，像他一樣的唐氏兒就算不受歧視，也會受特別關注。他們的確天生有缺陷，這是無法扭轉的事實，但我不想因此受厚待，同時不想因為自尊心作祟而堅持別人平等對待，這不是甚麼可恥的事，他們的確需要支持，有時我只希望別人以平常心對待他們，必要時提供協助。現在只有少數機構願意聘用他們，但這也無可厚非，所以正一很珍惜每一個工作機會，他做得很落力。」

現場眾多智障人士投入於推廣日的工作，他們看來忙碌而快樂。他們的家人臉上都綻放著慈愛。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故事，而智障人士一家的故事彷彿給定下悲慘的調子，但實情是，我們都不了解，或沒興趣了解他們的故事。

「你們都很厲害。」

「我們當然有困苦的時候，但我們的快樂也比別人多。」

我有點疑惑地看著她。

「他們的世界很單純，而快樂總是那麼純粹，以至常常讓我們感染到他們的快樂。他們毫無機心，快樂就笑，傷心就哭，而且他們常有窩心的舉動，他的關心都是最真切的。跟他們相處總是充滿喜樂，他們是人生的老師，提醒我們真正需要甚麼，提醒我們如何活得精彩。」

我在台下欣賞他們表演期間，腹中突然傳來一陣異樣的感覺。

開始時我以為是腸胃蠕動，但那微癢的滑動感伴隨著幸福的氣息。

我將手輕輕放在肚皮上，感受著那輕柔而真實的力量，我的小孩用他的力量告訴我：「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初次胎動，我興奮得眼泛淚光。

「我好愛你。」我撫著肚子說。

作最壞的打算好了，就算他真的是唐氏兒也

沒甚麼可怕。

我現在清楚知道，唐氏兒可以笑，可以給你擁抱，可以工作，可以跳舞，可以寫字，可以唱歌，可以孝順父母，可以愛與被愛。

孩子的存在，就是一個動人的奇蹟。

影視店內，我拿著活地亞倫的最新影碟《情迷月色下》準備付款，突然跑來一個冒失的男子，興沖沖地指著我手上的影碟，「老闆，我要這張碟，藍光。」

我轉過頭望向對方，手上的影碟隨即拿不穩掉在地上。

那是我想像了千遍的重逢場面，但我還是無法坦然面對，當正曄出現在眼前時，我恍如置身夢中。

他拾起我掉在地上的影碟，遞上來時並沒有正眼望我。

「你還是那麼喜歡活地亞倫嗎？」我問。之前大概沒想過我們重逢的第一句話會是這一句。

他詫異地望向我。我看到他眼神中由茫然轉為喜悅再轉為安心。

終於找到了。

「妳也一樣嘛。」

步出影視店，我們來到議事亭前地一間咖啡室。

「媽媽說上個月見到妳，但妳沒有給她留下聯絡電話。」

我怎麼好意思提出跟你聯絡？當初是我臨陣脫逃啊。

我說：「我不肯定你還想跟我見面。」

「我一直以為妳不想再見我。」他的笑容帶

著千帆過盡的淡然。

「我們每次見面好像都跟電影有關。」

「說起來也是，如果活地亞倫不是老了也堅持拍電影，我們大概不會在那店遇上吧。」

要遇上的，終究會遇上。

接下來我們聊了一個下午的電影，彷彿回到青澀的歲月，回到最初的起始。

我知道，我們會是朋友，一輩子的朋友。

臨別時我問他有沒有臉書帳號，他搖搖頭說：

「我沒需要。」

「你永遠那麼脫俗。」

「用脫俗來形容我有點怪。不過如果你認為有需要，我可以開一個帳戶。」

我連忙阻止。「保持你原來的樣子就好。」

他就是他，最精彩的他。我不需要他為我作出任何改變。

他的眼神流露出一份謝意。「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近況，直接打電話給我，或者約我出來見面就行。」

這大概是保持友誼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孩子的小腳丫或頭顱或手肘用力頂著我的子宮。

每次感受到孩子的動作，我都覺得幸福無比。

「你要摸摸嗎？」我問正擘。

「可以嗎？」

「可以啊。」

正晡的右手溫柔地放在我的肚皮上，輕柔得像  
春風。

「真的在動啊。」他的臉上綻放燦爛的微笑。

我將左手放在他的手背上，如此輕盈，如此沉  
重。■

## 平行旅程

蘇麗欣

回憶，就像是一座橋樑。

然而，走上這座橋，卻永遠都走不到對岸。

那種行走，只是一種徒勞的原地踏步，或是越走越是在後退。

那記憶與印象，隨著時間的沖洗，只會越覺越模糊。

我登上這班列車，這是一個義無反顧的決定。

列車上人不多，我原以為會很多人，但一切只是雷聲大雨點小。人們都疏疏落落地坐著，聽著站在列車車頭位置的專家，像飛機上的空中小姐，不過他們卻沒有空姐般的親切與輕鬆，整個神情嚴肅地講解著今次不同既往的旅程，認真地告訴著在列車上的每一位，這次行動的危險性。然而，坐在這裡的每一位，都有著心理準備，亦各自懷有目的。

列車終於緩緩地開動，保護衣物從椅子間延伸出來，包裹著我。當完成一切保護程序後，列車慢慢停了下來，再瞬間將機器引擎的馬力迅速加強，提升到接近光速的頻率，此時列車帶著我們眾人從地面浮了起來，一切都準備就緒，不留神的剎那，列車，快速得讓人震驚地，向前，驅進。

列車的速，使我感覺到面容與皮肉都在猛烈

地抖動。然而，不一會，列車找到並攀上了一個對的頻率，我們成功地在一個磁場頻率上浮遊前進，不至於掉進無窮無盡的時間長河之中。

「我是『實驗號』的車長，我們已進入預定的軌道，大約十三分鐘後，我們會到達首站『2000』……」腦內，突然傳來車長的冷靜的聲音。「要下車的人員，請準備……」穿在身上的保護衣，連接著大腦神經，讓我們一眾研究人員，都可以直接接收訊息。「再次提醒各位，下車後，要切記不可洩露自己的身份，我們會於六小時後，在下車的位置接回各位。」這套保護衣物，緊緊地包圍著我，猶如小時候媽媽幫我用被子包著自己的身體一樣，令人感到溫暖，想到，一會兒，再等待一會兒，可以見到他們，心裡不禁雀躍起來。「祝你們好運！願主保佑你們！」

我感到列車行駛中雖平穩，但多少也存著微妙搖晃，彷彿暗示著：我們身在這個旅程中，既是一個已知的過去，也是一個未知的將來。

廣播的聲音總是在腦內響起：「2000」、  
「1996」、「1994」、「1993」……

「1992」……響起了，這是我要下車的一站。  
終於，到了…

\*

誰都不會想到，我這位小學成績幾乎考最尾的學生，現在說搭上了這班列車，成為其中一員。相信如果我的媽媽知道，定會很矛盾，矛盾是喜悅與引以為傲，矛盾是害怕及擔心不安。

我想念他們，這情緒潛藏在心中太久，有可能，這就是原動力，讓我有能量獨自地、孤獨地、獨寂地，繼續走這條路。

「1992」這個站，到了……

列車慢慢由浮遊地前進，漸漸在半空停頓，緩緩地下降到一個高度，我身上的保護衣物自動解除，並收回到椅子裡面。已到達地面，最接近我的門打開，車長走到我的跟前說：「祝你好運！」

1992年，我，是一名與世無爭的小學生，外婆、媽媽、我就讀的培貞小學、白鴿巢公園、田畔街，還有位於快艇頭里屬於祖父母的祖屋與屋前的一塊空地，等等這些。我想念著那時的顏色、氣味、感覺。

一切，隨著時間，隨著改變，都消逝得不著痕跡。

降落的位置，是一塊空地，一塊熟悉的空地，就是我祖父母家前的一塊空地——快艇頭里。這是我出發前已選定的降落位置。

甫一下車，車子就憑空消失得無影無蹤，真正地遺下我在這個空間。隨之而來，榕樹與潮濕混雜的氣味撲進鼻子裡，這是屬於從前的氣味。祖屋整個地域都是如此雜亂無章與灰灰綠綠黑黑的骯髒，這是屬於過去的顏色。穿著校服的孩子們在空地上放任地蹦蹦跳跳，這是屬於往日的感覺。

一個奔跑中的小女孩，穿著一身白色的夏季

校服，蓄著一頭短髮，當年是小學五年級生的這個女孩，我認得她，這是我。

在玩著跳飛機，大堂姊已佔四間屋，二堂姊也有兩間，這個小時候的只有一間1號的房子，看來也很難反敗為勝。

「不如我們跳橡筋繩呀！」大堂姊想法一出，便立刻去做，跑進屋中取出橡筋繩，跳飛機遊戲亦告一段落。

剛下車的我，突然的眩暈，可能是突如其來的時空交錯，我未適應。我看到，我的手腳、身體，變得透明、光亮，這是靈體嗎？彷彿我現在，就像靈體。

「你們到了那些過去的時空，身體必定會出現變化，可是，是什麼變化，我們都不曉得，所以，你們得有心理準備。」腦內浮現出這些話語，這是由車長，即科學研究院院長，在一次全體研究人員大會中，在台上冷靜地向在座的每一位說。

於是，在這個狀態下，於我面前玩耍著的小朋友，應該是見不到我的存在。

我越過孩子們，在一塊熟悉的石頭上坐下，這塊石頭，是祖屋門前的一個標誌，屹立在祖屋與鄰屋的中間。沒有人知道這是先有房子，才搬這塊石頭在這兩所房子的中間；還是先有這塊石頭，再在這個位置畫分兩間屋。這已經無從稽考了。

坐在這裡，看著這塊小空地。從前，在我眼中，它是一塊廣闊的天地。

跳橡筋繩是大堂姊最擅長的遊戲，她總是贏。當時，她是一眾堂姊妹中最高的。我比她們小，個子也不高，很難跟她們匹敵。

「好呀！」二堂姊總是喜歡附和著大堂姊。

仍然站在跳飛機前，那個小時候的我，看來是有點意猶未盡。



我努力地在腦海中試圖找尋這個回憶，但完全尋不著，我想不著，在印象中也像是沒有存在過。

在記憶中與現實交織而模糊之際，她，這個時候的我，眼光直直地望向我。

「上學啦！還在玩！」祖母用嚴厲的聲線，向我們三堂姊妹喝令！「悅，你又不吃飯！」這是中老年時候的祖母，頭髮未見明顯的花白，間中灰色的黑卷髮配合著她豐腴的體態。她拿著那個屬於我小時候的小碗，裡面盛著一大碗白飯，以及用來撈飯已碎散掉的咸蛋黃，另一隻手持著筷子，一邊吃一邊走到空地前，叫我們上學。

孩子們看到她，均有點害怕，她不是祖父般事事遷就及滿足孫兒們。不過，我相信他們當時，並沒有什麼一個飾演好人一個飾演壞人的把戲，只是當時生活未到達富足的時候，全都來自真性情。

看看時鐘，已是下午一時三十分，孩子們沒有

任何負擔地就直奔到街上。我跟著她們，往日的景致盡入眼簾：這塊空地儼如一個盆地，在空地的上一層，兩個白色的馬騾架豎立在一棵老榕樹的旁邊，這是昔日的健身器材，是我父親與一些叔叔們安裝在這裡。再往上走過兩個空地，就到達石仔路的大街上，這個俗稱「牆樓」的街道，是每天中午來回學校與祖母家的必經之路，這個年代車子不多，我們一眾小孩都走上大路的中間，談天說地卻內心潛藏著要上課要測驗考試的煩惱。走過聖安東尼教堂後，便會走上行人路，行人路一邊是綠色欄杆圍著保護著行人，一邊是教堂外凹凸不平的保護圍牆。我跟著小孩們走，看著教堂側對面的斜路，我家就是在這斜路的上面，斜路的下面是白鴿巢前地，生長著三棵巨大的老榕樹，繼續就是這條斑馬線，再不多的路程，就是這間學校——嘉諾撒培貞學校。

這個時候的我，彷彿感到我的跟隨，不時都轉頭看我，似乎我的出現，嚇怕了她，她亦逐漸沒有與其他孩子一同走，而是越走越前，越走越急，一下子，就衝入學校裡，逃到不知哪裡去。

這是僥倖還是什麼？身體變得透明，行蹤不為人知，雖然跟初衷有些出入，但也不失方便。

小時候的眼睛，看什麼也覺得偌大無比，然而，人長大了，現在眼看一切都像是變小了。由深綠色的校門進入，小操場內的小賣部排著人龍；從樓梯上去，那淺綠色的磁磚與棕色及米白色相間的樓梯仍是如此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坎中；每個樓梯間都會有聖相或聖人像，彷彿保護著每個小孩子的心靈；走到大操場上，未到上課時間，小孩子在這看似廣闊的空間蹦蹦跳跳；那兩個紅色的滑梯與旁邊的一棵大樹，還有那邊男生們圍在一起玩的乒乓球桌，遺下了太多的童年回憶。我不禁羨慕著那個還是小孩子的我。

上課的鐘聲響起，刺耳地喚醒孩子們收拾心情去上課，這時，就讀五年級的我，就是在三樓課室內上課。

我也隨著孩子們的步伐，憑著記憶，找回五年甲班的課室，這時，我是坐在第四行尾二的位置，是單人位，喜歡聊天的我卻是孤獨地沒有人

騷擾。

課室與走廊之間，隔著宛如大窗又像大門的屏風，此時我站在這個走廊外面，看到坐在書桌前的小時候自己，專心地看著前方的黑板與老師，我有意以屏風遮擋一下自己。始終，我在小時候，也時常無意間感到有些東西在看著自己，不論是黑夜或白天，總讓我不時感到害怕。

這個下午進行的是作文課，這是最喜愛最有成就感的科目，老師在黑板上寫上題目：「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

看著黑板上的這個個字，揚揚地進入在座每個小孩子的眼簾，並進入他們的內心之中，醞釀沉澱再成為一個一個具意義的文字出來。

小時候的我顯然不知道我站在附近，聽完老師簡短的講解之後，她便埋頭苦幹地寫了又寫。

沿著走廊再看看其他的課室，孩子們的朗讀聲也此起彼落。

我走回到樓梯的位置，上一層也是課室，下一層就是教務處。我選擇了走落下一層。

老師們總是愛閒話家常，聊聊八卦這些。我認得教數學的那位董先生，基本上我的數學經常處於不合格的狀態，同學們都覺得她是和藹可親的老師，但我從不覺得；坐在那邊的陳先生，她是我四年級及五年級的班主任，在我眼中是一位兇巴巴的老師，經常說我的毛筆字不端正，寫得粗又話粗過頭，寫得幼又問我是不是用牙籤來寫，實在，當時的我都不理解她的標準在哪裡；剛在我身旁行過的是鍾先生，是一位愛罰人抄的先生，「我以後不會在上課時講話」這一句，在小學的生涯中，抄了無數次。

回憶，在悲傷中翻起愉快的漣漪。

遠遠的走過來，是一名修女，我認得她，是蘇修女。

她剛剛從對面的樓梯走過來，原本看來輕鬆的神色，走到我這邊來卻是如此凝重，她也頓時手執掛在胸前的十字架，向著我這個方向走來。

「孩子，你不應該在這裡，這裡是主的聖殿，你離開吧！」蘇修女走到我的跟前說。

「蘇修女……你看到我？」我驚訝地問道。聽她的語氣，可能她以為我是鬼魂。

我原以為小時候的自己看到我，這是因為屬於自己曾親身經歷的關係。但，原來還會有別的人看到我……

「我看到你或怎樣，一點都不重要，主要是你的出現，可能會嚇到這裡的孩子。」她感覺到我沒有惡意，語氣也放輕了。

「明白。」她是不會認得長大了的我，也許她只是看到我是一團白色，若我告訴她我曾她是她的學生現在從未來回到這裡進行實驗那個童年的我在五年甲班的課室中正在上課，就顯得更無

稽。

「蘇修女，我想問……」突然，我的意識已忍不住潛意識的悲傷。「主，會放棄我們嗎？」

「主，懷有慈悲的大愛，永遠都不會放棄一切。」她的眼睛懇切地看著我，只是眼睛像是尋找不到我的眼睛。「一切，都只是我們離棄了祂。」

「對！」我們忘了愛，忘了我們與生俱來上天賜予的情感，忘了人與人之間需要愛來維繫，我們人類，走到最後：憎恨、討厭、自私自利、自以為是，不擇手段……，充斥著而揮之不去。

「但，為何那些不好的事情，總是會降臨到我們的身上？主，不是應該一直保護看顧我們，直到永遠嗎？」

「這是考驗，一個一個的考驗，都是主給我們，且看我們能否衝破障礙之餘，心中仍要堅付著愛的精神，相信主的愛，還要對一切懷有希

望。」

蘇修女引領著我，只是，若用於我生活的時空，這，太深奧了。

走到校門前，她打開了沉甸甸鐵造的校門，讓我走出去後，說了一句：「願主保佑你！」她站著，直到我在她的視線範圍消失，門，才關上。

\*

坐在白鴿巢公園，看著這花草樹木，生意盎然。

出發前，我也曾到過白鴿巢公園，也是在這張椅子坐下，椅子的位置與形狀都沒有改變，只是，在我那個未來的世界，事物都殘破了，卻沒有去更換。

\*

那天，天氣晴朗得讓每一個人都懷著好心情。這是一個夏天的下午，我們與家人都一同去

了游泳池暢泳。突然，幾聲的巨響，聲音大得山搖地動，一瞬間，天色就突然昏暗起來，儼如暴風雨即將要來臨。大家都在上水之際，天就下起雨來。

後來，人們才知道，這些不是普通潔淨的雨水，而是受到污染的輻射廢水，突然從天而降。

發生巨響的那邊，是核原料存放區。

有人說，這是一次自殺式的恐怖襲擊；又有人說，這是一次處理不當的人為過失；有人說，這是發動戰爭的開始。有人質疑，發電用的核燃料只是佔這裡的存放量的0.3%，為何在這裡存放那麼多核原料？又有人質疑，為何有那麼多可供發電的天然資源不用，而是要用上核能源？同時要花費更多地方及能源去冷卻已用過的核廢料，而且難以駕馭，為何還要執著用這個？更有人質疑，事件發生了，當局還未確實告訴公眾，我們現在所受的危機有多大...

\*

「你確定要參加？」

「對！」

「這只是到一個時空的位置，然後在同一個位置接回人員的簡單任務。」

「對，我明白。」

「但，這有一定的危險性，之前未用人類來測試，而且……對你科研成績也沒有很大的幫助。」

「對！我明白，就給我去吧！這個研究一開始就由我來策劃，第一批的『白老鼠』，就由我去當吧！」

\*

在這公園中，我坐了很久，我很喜歡這在這裡，遠遠看著童年時的家。

雖然那個家，空間很小，但那安定的生活，

很讓人幸福溫暖。

在這個家看下去，可以看到白鴿巢公園，像是公園都是屬於我們的。

閒時，我的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及妹妹們到公園散步，我們總喜歡走上右邊的石階，到達一處很陡斜的小山路，然後再下走，是一條小斜卻平坦的林蔭步道，接著是一條人工瀑布，我曾經跟一位同學在這裡捉蝌蚪，再走上往石階向下走，走過一個用很多大石塊圍成一個橢圓形的空間，是小孩子嬉戲的地方，我與妹妹們會在這裡玩一會兒，之後爸爸媽媽又會帶著我們再繼續向前，經過一個像是韓國古代人的銅像，那個位置有很多人在練太極或各種功夫，我們會轉入去一個似森林的園林，全都是綠蔭包圍住，這個區域總有一種神秘的陰森感覺，儼如走了入去便會進入另一個仙子世界似的，我在小時候總是充滿幻想，繞一個圈，我們一行人便會走上一條更陡的斜路，爬山一般地到達山頂，就會看到一塊大石頭在花草叢的中間，我們都喜歡爬到大石的上面，好像外國家庭到戶外野餐般，只是石頭很硬，我

們坐一會兒又會繼續前行，開始轉下去時會看到很多老伯伯在各樹間掛著鳥籠，圍在一起下棋，這也是一個用大石圍起的空地，我們一家都叫這裡是「阿伯空地」，經過「賈梅士像」，我們小孩很喜歡竄進去這個山洞裡，不過那些尖出來的石頭是很刺人的，最後我們往下踏上石級，再緩緩地走到公園的大門，離開，回家。

我也很想回家。

從這個位置看上去，家，距離很近，但，卻又是很遙遠的。

住了二十年的某天，突然的消息，要我們一家搬離，這個是受污染範圍的區域。多少年，我都會坐在這裡，看著這個家，心裡多麼的渴望：回家。多少年，我都會坐在這裡，看著這個家，心裡想著如果我們當年沒有離開，這一切會變成怎樣？多少年，我都會坐在這裡，看著這個家，心裡總懷著怨恨。

自這次大雨之後，地球的天空總是烏雲密

佈，呈現散不開的灰色，長年以來，太陽都被躲藏起來。首當其衝的，是植物，幾乎全都枯萎，連帶整個食物鏈都崩壞，它一直以來都如此脆弱，面對這大狀況的發生，就更加顯得無力了。

開始時，人們都有氣有力地爭來奪去；後來，人們都開始染上各式各樣的疾病；不久，死的就死亡，生的也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之後，我們消失了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地，灰濛濛的現在，灰濛濛的將來。

\*

對面學校的放學鐘聲響起，也傳到來這裡。

一個晃眼，一個呆坐，一個憶起，一個哀思。

原來，已是孩子們放學的時候。

比起未來的世界，這裡，美麗太多了。相隔短短的幾十年，改變，近乎瘋狂。

我走到學校的門前，等待。終於，小時候的我，與三位女同學出來了，有兩位我認得他們，但有一位我尋遍整個腦海，都沒有所謂的印象。

我尾隨著她們一行人，也許是心靈總或多或少有著相通，小時候的我總偷偷地向後望望我，然後跟著同學們竊竊私語，博來三位女生的大笑。

她們一行人經過佳景樂園，再走入田畔街，這是我很熟悉的道路，基本上由嬰兒時期，到幼稚園至小學時代，這條路從學校到我外婆家，我不知行了多少遍，對於在這條街上有多少間咖啡室，如紅色磁磚這一間，曾跟媽媽去吃早餐，當時只有我跟媽媽一起，沒有妹妹們，感覺真好。抑或有多少間車行，那些修車的師傅總是在這條街上試車，時快時慢的，在各人的眼中是如此驚險非常。還是有多少間像「紫來觀」的雜貨店，與媽媽及妹妹們從外婆家走路回家，總會在這間雜貨店買些卷廁紙及雞蛋或鹹蛋回家，剛才經過，那些廁紙仍是一卷粉紅色一卷黃色的十二卷包裝在一起。

走上外婆家，我最喜歡就是在大門快關卻未關的瞬間，跑上去，看自己跑到多少級樓梯。但今天，小時候的我害怕了我在跟隨著她，於是趕快地關上了大門。

實在，我很想念外婆，於是，沒有考慮太多就穿過牆壁與各道門，進入了外婆的家。

兩隻貓咪——大咪及小叻，是我童年最愛的寵物。在我的國度，牠們已流逝在時間的長河裡，很久了，也許已經輪迴成為其他生物，甚至人類。我們可能已經遇上，但大家都不以為意地生活。

我一進屋，牠們便走出來向著我憤怒地「震」，原本瘦長的尾巴也鬆起來，看來，牠們也是看到我的。

我不敢走進去，入了屋也只從站在門前看進去：綠色的主調，配上棕色的長椅，廳當中已擺放了一張疊枱，是準備給小時候的我做功課及補習之用，另一邊有一缸金魚，對面就是一塊大

鏡，映照著整個廳堂。

我的外婆從廚房中出來，她是我家中最疼愛我的，有可能是投緣的關係，我也很喜歡外婆，到她去世後久久一段時間，我還是接受不了這個事實。

「婆婆，門口那邊有個白色的人……」小時候的我已躲在長椅最入邊的角落中，縮成一團。

外婆看著門口這個位置，也四處張望，我站在這裡，卻顯然看不到我的存在，但她看到小時候的我，與兩隻貓咪不尋常的舉動，亦覺得不對路。

每逢外婆感到身體不適，都會爬上神台拿點神灰塗在額頭的位置。想不到原來還有別的用途，她手執一些神灰，戰戰兢兢地走在門前，大約面對著我站著的位置，二話不說地將神灰灑出，我的臉額及身體都沾了些神灰，於是落在的身體上的神灰亦跟著我的身體抖動。



外婆看到神灰在空氣中動來動去，已經嚇到面青唇白。確實，我是嚇怕了他們，尤其是外婆，她一把年紀，要是我嚇到她發出什麼毛病，歷史就會來一次很大的改變。

我離開了，在樓梯間撥走身上和頭上的神灰。

\*

再次，在街上遊走與停留。

我，不應抱著期望，要了解，就算我的身體被他們看到，在這個時空，我對他們來說，都是陌生人...，因為，我在這裡，還是一個小孩，為何我竟心存妄想？

認真留意街上的一事一物，原來，有些事物，在我的記憶與印象中不曾有過，例如田畔街上原買神香的那個店面，現在眼前是一間麵包店，而買神香的店設於它的對面馬路，可以說是兩幢建築物的位置是轉換了；看真一點，街道的景觀雖然與我的記憶相像，但有些細微的地方是有所不同；我開始有所明白：為何有些人的臉孔、有些

事的發生、有些物的存在，我根本一丁點印象都沒有。

這個時空，雖然是屬於過去，但確實，並不屬於我的那個時空。

\*

在街上，走著，走著，不知不覺，再次經過白鴿巢公園，到達家。

這個時段，原來妹妹們跟著媽媽，都已經回去了，家中的格局與擺設跟我記憶中的相近，白色的牆壁、紅黑色的組合櫃、兩張紅木的大椅、黑色的茶几、灰色的飯桌、金白色的吊燈、一袋一袋掛起的雜物，凌亂而狹小的家。

我聽到爸爸說，開電單車接小時候的我回來。他便迅速地拿了掛在大門後的頭盔下樓了。

最小的妹妹，這時只有一歲多，在嬰兒床上不斷哭鬧，我媽媽在廚房開奶給她的同時，我二妹妹已在媽媽不發覺之間，拿起了原子筆在牆壁

上畫上「傑作」。

忙亂之間，我發覺媽媽的面容憔悴落寞，生活逼人，白天要上班，晚上要煮飯洗碗做家務照顧家庭，太累人，太混亂，太無助，這就是當年職業女性的真實寫照。

站在家，看著媽媽解決了妹妹們一些問題，妹妹們又會冒起別的新問題來，沒完沒了之際，我聽到電單車的聲音，我走到露台向下一看，爸爸帶著小時候的我回來，為免再次嚇到她，我必須要離開。看著現在眼前健壯的媽媽，萬分不捨，想起她因為那次重大事故，與爸爸同樣都雙雙染上奇怪的疾病，他倆在醫院最後的那些日子，與妹妹們輪流看顧，直到他們都入土為安，實在，這些，我一直都不堪回首。

我躲在上層的樓梯，等他們入了屋後，才輕輕地走到門前，聽到小時候的我說見到一個白色的人跟著她，我媽媽在安慰她，但聲線卻帶著害怕與不安。

\*

我回到祖母家門前的空地，坐在石階上，這個傍晚時份，我看著祖父在屋內跑步，由屋前慢跑到屋尾，再由屋尾慢跑到屋前，利用一根根的筷子傳遞來計算自己跑了多少個圈。祖母在屋前的空地，在我的斜對面砍柴，這是由於祖屋廚房的爐灶仍是燒柴，故祖母幾乎每天早上都會到果欄街拾木箱回來。

\*

如果我待在這個時空，反正沒有人看到我，衣食住行完全不成問題。

\*

「今次的任務，我們有幾位組員消失在時空長廊之中，又有幾位組員沒有搭上列車回來。」科學研究院院長在實驗後的檢討會議上說。「當然，這是我們意料之內，同樣是無法挽回的事實。然而，我們的任務完成，在研究上有一大突破，收集了各位研究員的初步報告，得出一個最重大的發現，是在宇宙間幾乎有無數個平行時空，但所有平行時空都不會重複。」

\*

根本，從來，就沒有回到過去的路。一切，  
所有，都是屬於將來的。

\*

「宇宙間無數的平行空間，能救得了嗎？」

「人，始終有自由意志，我們只能告誡或勸  
喻，總不能阻止他們的選擇。……只能盡力去  
做、去救……」

我站在防堤坡上，寒冷的，與院長一起，看  
著日落。多年來，這是頭一次隱約見到那個鹹蛋  
黃般的太陽，慢慢地降落在西山的後面。

這個情景的出現，很多人都雀躍歡呼，彷彿  
寓意著，這個長達數年的核子冬天，快要結束  
了。■

## 靈昭海國，慈蔭江鄉——澳門三婆再世傳說

鐫 而

太熱了，想不到才三月廿三天后誕，天氣就悶熱如夏，卓大媽拉著兩個小孫女，趕到海邊的天后廟祈福。廟裏一早聚了很多信眾，一老二少好不容易擠進去，先上香後卜卦，大媽一邊搖動手上的籤筒，口中唸唸有詞「天后娘娘庇佑，賜我們卓家一個男丁，好讓他日揚帆出海，繼後香燈！」，竹籤如擠在一塊的小人兒，你堆著我，我堆著你，總是不肯跑出來。大妹和二妹在一旁私語「你說是三弟還是三妹呢？」「當然是妹子好，生了弟弟媽媽就不疼我們了！」話音未止，傳來硬物擲地之聲，竹籤剛好落在瓦片滲出的光影上，配上煙霧瀰漫的氣氛，很有一種異樣的迷離。「看！天后顯靈了！」二妹高興地說，卓大媽馬上拾起籤枝，跑到廟祝跟前對文——「天后托福三婆在，風平浪靜定四海」上上籤。大媽喜上眉梢，把籤文藏好，馬上拉著二女趕回卓家村。

剛走到村口，鄰家大媽便報喜了「愛姐，你家媳婦臨盆了！兩枝梅花夾翠竹，想必是個男的」，「對！對！我剛去天后卜卦了，上上籤呢！一定是個男的！一定是個男的！」卓大媽一

直默念，內心卻是「十五個吊筒，七上八下」。不久，屋內傳來洪亮哭聲，執媽推門而出，半低著頭，一臉為難的樣子「愛姐，得一孩兒乃三世修來的福，男的女的都一樣……」卓大媽臉上的喜色剎那間凝住了，如封在冰雪中的牡丹——無法再開，又不好意思枯萎，她僵硬地重覆唸著「得一孩兒乃三世修來的福」、「得一孩兒乃三世修來的福」……推門進屋，只見媳婦玉蘭手抱小小人兒，臉上掛著晶瑩的水珠。大妹、二妹心知不妙，從門縫間偷偷摸摸混進來。大妹從媽媽手中接過人兒——只見女娃臉兒亮白，雙額凝姿，眼神如水，嘴角上揚，一點都不像個初生嬰孩。大妹見媽媽不悅，忙把卜卦之事相告「媽，別傷心！這妹子許是天后托世，不久就能為我家帶個弟弟！」因此，三妹名為「帶娣」，喻意「帶來弟弟」，可惜事與願違，卓家之後還是一連三朵梅，生了六姊妹。卓大媽後來從鄰村得知「觀音送子」，一直為自己「拜錯神，祈錯福」而內疚。

卓家六個女兒，個個品性善良、相貌娟好，唯獨三妹帶娣眉宇間透著英氣。由於父親卓聖一

家沒有男丁，只能和同村兄弟相互照應，隨著年紀漸大，氣力不計，收成也不多。三妹知悉後，決意代父出海，但家人怎會答允。父說「人家千金小姐都有三寸金蓮，三步不出歸門，我們勞動人家的女兒，長大腳，要工作已經不矜貴，還要學著男子出海，怎成體統？將來嫁不出去，叫爹怎對得起你？」帶娣口裏雖聽話，但背地裏還是自習水性，以及學習相關航海的知識，希望他日有機會學以致用。

十八世紀中葉，清朝時局混亂。「外敵進逼」，「反清復明」，「扶清滅洋」等消息不斷，遠在南方的小城澳門未直接兵變，卻也備受牽連。這邊廂，有人高舉反清復明，四出殺害官兵；那邊廂，又有人主張扶清滅洋，四處殘殺外國傳教士及中國基督徒；而洋人有見及此，也有主張以暴亦暴的……總而言之，正邪難辨也。為了不生事端，良民終日留守家中，不敢外出，一連幾月，漁船也得暫停出海，卓聖一家男丁單薄，除了打魚和做海味加工，也沒其他生計，發愁得很。三妹帶娣乃女中之丈夫，經常偷偷四出奔走，希望為家中老小找吃的。某天，她單人匹

馬到海邊，準備打點小魚。走過漁碼頭，忽見一群洋人與幾個小混混圍在一起密議，三妹一時好奇，躲在一角細聽，雖不懂外文，但憑翻譯人員與小混混的對話，得知三日後朝廷指派一隊清兵南下平亂，在廣州海岸登陸，洋人和反清的小混混合謀，一起圍剿官兵至澳門，事成後，糧食軍備歸小混混亂黨，洋人則欲稱霸廣東，並順勢屠城奪財。三妹聽後著急，但又無法聯絡官兵，正在發愁之際，想起廣州有個任職小官的遠房表叔，於是決定盡力救援：一方面給表叔飛鴿傳書，另一方面則揚帆出海，希望可以遇上官兵，把圍剿路線相告。翌日，她束起秀髮，穿起男裝，掌握羅盤，以一派雄姿英發的模樣啟航，惜人算不如天算，隔天狂風四起，亂了前路，使三妹無法如期遇上清軍戰隊。最後，戰事無法避免，清兵在洋人船堅炮利的威逼下節節敗退，三妹見狀設法救援，希望上船告之埋下漁炮的方位，可惜小船不敵大炮，三妹之船被炮彈擊破，人船盡滅——瞬間，海上升起一片雲霞，托起一女——臉兒亮白，雙額凝姿，眼神如水，嘴角上揚，和三妹沒有兩樣。仙女一現，海浪排山，幾下就打翻了洋人的船，而官兵的船則絲毫無

損。不久，風平浪靜，官兵成功登陸澳門，而南方的一場禍患總算暫時排解。官兵上岸後均說在海上得澳門女神相助，不久，表叔親自領兵前來救援，方知出手相助之人乃三妹帶娣。期後，家人一直未見三妹歸，有感凶多吉少，甚是哀傷。得救官兵知悉，紛紛前來慰問及協助，可惜最終屍首難覓，大家都說，三妹化作女神升天了。為紀念三妹之仗義，眾人決定給她辦風光的海上葬禮，舉殯當天，玉蘭翻出家姑卓大媽給各孫女留下之嫁妝，並發現給三妹的一份中，除了一些金器，還有一張籤文——天后托福三婆在，風平浪靜定四海，正是三妹出生當天（即天后誕）求得之上上籤。村口大娘知悉後忙解話「天后有五個姊妹，其中三姐號稱三婆，海中之女神也。」剛巧三妹帶娣也是排行第三，大家均說，天后早悉此劫，特意派三姊來相助，使家國避過一難。因

此，三妹帶娣便成了傳說中的三婆再世。為答謝神恩，朝廷與村人在氹仔飛能便度街合力建成三婆廟，並在廟堂中撰文記下此事。

原廟正殿內有一口古鐘，鑄著清朝道光廿四年（公元一八四四年）的字樣，可惜期後因廟宇的廢置，這口古鐘以至祭台、三婆的神像和用來焚燒紙錢冥器的聚寶爐都已散失。一九九五年澳門文化司為三婆廟重新修葺和裝飾，鑲在牆壁的一塊石碑，上面列有記錄一八六四年該廟進行重修的碑文和捐獻重修工程費的漁民、商號的名字。碑文仍有提及三婆曾經顯靈拯救清朝剿匪的事跡，可惜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但廟門兩邊的石刻對聯“靈昭海國，慈蔭江鄉”仍然清晰可辨，顯示三婆是繼天后之後，自古被尊為保護漁民和鄉民的女神。

故事資料來源：澳門城市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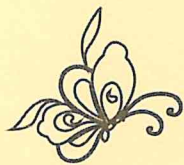
<http://www.cityguide.gov.mo/visit/detail.aspx?id=02031100000000000000>

訪問過的人：（以下學者只協助提供資料指引，並未對故事內容給予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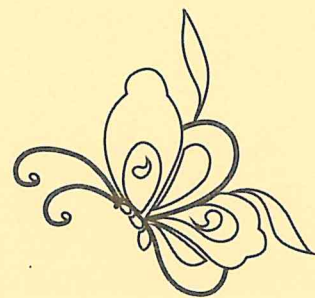
- 1 · 澳門人文科學學會：鄧思平博士（了解天后的家族及傳說）
- 2 · 文物大使協會學者：譚志廣（了解關於澳門廟宇的歷史）■

# 詩歌寫生





龍爪角 小曦



風，與愛情  
聚集在南太平洋的角落  
聽著狂吼的濤聲  
白頭浪為妳沖洗歲月年華  
我在石頭上尋找樹影  
卻浮雕出淒楚的猿面

多少年來，我孤寂地守候  
守候對岸飄來上世紀的愛意  
妳的身軀  
卻仍顫抖地發出槍聲哭聲  
逃不出那裡

一片苦海

或許與妳更適合相遇在長夜  
月亮帶來藍光藻  
紅潮變了唯一的銀河

求求燈塔引渡回憶航線  
摩天大樓偏偏擋斷愛妳的軌跡  
愛最南的南  
再無延伸的心路

高呼妳的名字  
回音傳來久已流失的黑矽唱片  
龍爪角沒有龍爪  
正如妳已不是過去的妳  
只剩下浪濤與風險■



# 一井忘情水——阿婆井的傳記



鐫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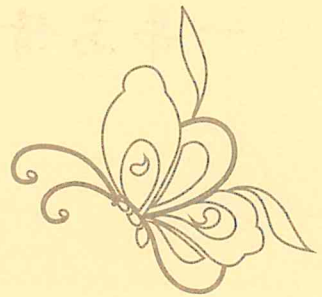


有一座山，在天的彼岸  
拉扯著靈魂  
一圈又一圈的眼淚  
滴穿了秋天的石板地  
匯成異鄉人生命的羊水  
鄉愁，是一種自體的循環  
排出去，又喝回來  
排出去，又喝回來……  
直至心上長了的皺紋  
可以，疊起一口井  
在井裏，有母親蒼老的影子  
髮上的銀絲如臍帶一樣養育著我  
還有，我的記憶  
一如山泉撫慰在水中流淚的魚■



## 排角魂遊

芽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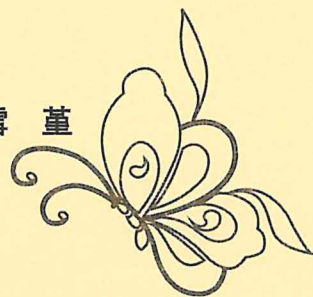
我與你 依偎在這草坪上  
對岸邊 粼光點點  
夏夜流螢  
一吻光華萬千  
今夜踟躕於冰冷的木板前  
塵土遍地  
輕軌在設建……  
對岸邊 霓虹幻變  
銀河卻隔絕了九天  
同樣的 星光閃閃  
我不顧一切的狂奔在那古典主義的長廊  
想捕獲那古樸的影子  
那被遺忘已久的洛可可  
卻幻化成風  
勾了我的魂……  
我等不及躍進金光燦燦的威尼斯  
為了尋覓那尾滑溜溜的魚  
他游走水世界那頭  
我迷失紅樹林這邊  
琵琶露的一聲長嘶 響徹雲霄  
我一臉漠然  
回首 是穿越十幾年的事兒

(2003年氹仔排角夜) ■



## 東望洋燈塔（外首）

雪 董



自從我興高采烈的蹦跳  
碰上那緊合的門縫  
有更多時候 就如現在  
我和燈塔 總是維持著一種對望的姿勢

打球的汗水是現在式  
汗乾一剎我們也讀懂了  
第一本過去的书  
然後 遊行呼喊出未來的路

因為忘了抬頭  
我們完全沒有發現  
您那一個半世紀的肩膀  
如何一直頂著  
我們身後複雜多變的雲霧

直至某個子夜  
我是如何徬徨地  
從山頂醫院急症室拖出一個世界的重量  
同時第一次飄流於您的眸光中

昏黃如霧燈

隨著海岸被填得越來越沉重  
我從港澳碼頭開始出逃  
鄰座的乘客開始議論  
容量的問題  
旅遊業的問題  
高度與發展的問題  
我始終逃不掉 這些  
既定航線上的大小島嶼

在同樣一片昏黃中回航  
我執意找尋您的雙眸  
“一切都是家的問題”  
這句回答就如您的輪廊一樣清晰  
就如您多年的堅持  
準確無誤高舉 白綠白  
還是如今的 綠白綠  
又有多少能讀懂這刮風的天候 ■

## 沒有名字的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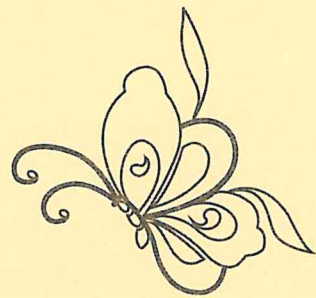
說不出名字的街道  
像輪廓模糊的童年  
那時攤位大多向天裸露  
現在卻隱密在冷空氣中  
從前不感到珍惜  
此刻卻在渴求那些黑白遺照  
那塊爛土變得文明起來  
反而怨恨它消失得太早  
回憶中的小手緊握著貴重的硬幣  
選擇得來不易而今多麼渺小的美好

不想說出名字的街道  
歷史離我們太快太遠  
懷念與展望是一對滑稽的對比  
矛盾中才想到  
垂老的外婆正在街上的石牆內  
已有多日不見  
該是時候  
共餐這溫暖的陽光■



# 紅與綠

詩 子



綠色的鏡子內  
無風  
倒影出一片染紅的土地  
青年在紅土上栽種  
黃金  
綠色的鏡面閃閃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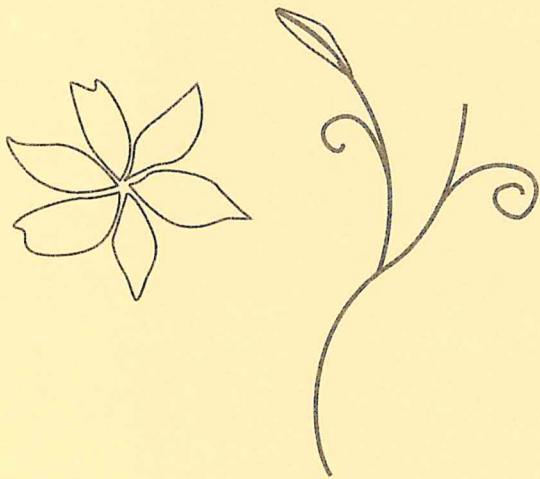
一個痴肥的小孩  
握着爺爺的老手  
科學館一步一步向他們走近  
未來  
已來

綠色的鏡子外  
無浪  
血無痕地往灰色的海裡滲  
候鳥不再  
停歇

孩子們，走吧  
來穿過這片荒蕪的樹林  
孩子們，走吧  
去尋找快將沒落的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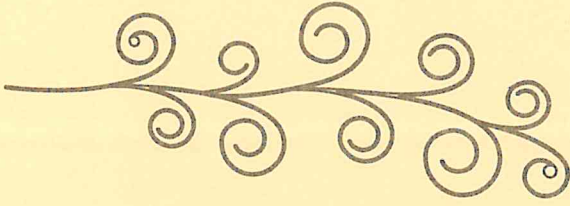
# 作品刊登

小說  
散文  
詩歌



# 魂之絲

紫菱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灰灰的天空下著連綿細雨，在初春這個季節，周圍都是一種濕濕的討厭氣氛，空氣中充斥著陣陣好像不知什麼在發霉的古怪味道，那種就像把人包在一道腐敗水泡內的感覺真的非常難受！在這個令人昏昏欲睡的星期六下午，我沒精打采的坐在由爸爸經營、那間名叫「飛天古玩」的古玩店裡呆著看店……我伏在店裡掌櫃位置的長枱上，一隻手托著頭、另一隻手就無聊地把玩著自己的頭髮。看著前方店門上的玻璃、那因為室內外溫差所造成的朦朧濕氣景像，我就想著在關店回家前一定要用手指在上面畫一個帶笑的鬼臉……然而，在這個懶洋洋的下午，我那個貪睡的老爸應該還在店後內堂那張長椅上睡了才對，但現在竟然聽不到他那像汽車引擎般的呼嚕聲！於是我伸了個懶腰，就走進內堂看看他究竟在做什麼……

在內堂裡面，我看不到爸爸的身影，卻看到那張放在內堂、平日用來打開一些大型書畫給客人看的長木枱上，放了一些工具和一個打開了的小錦盒，之後我聽到爸爸的吹口哨聲和小便聲從廁所傳來……原來那傢伙去了小便，於是我就走近長木枱，看看那個細長的小錦盒內究竟放了什麼東西。

「那是白頭髮嗎？」在那個小錦盒內的藍色絲網軟墊上，放著一條大約15cm長、就像是白頭髮的東西，但看真一點，這條「白頭髮」除了比真正的頭髮粗一點外，在燈光底下細心一看，我竟然看到它那幼小白色半透明的表面下，竟然好像有東西在不斷閃動……那究竟是什麼？我覺得好奇，就用放在旁邊的攝子把這條「白頭髮」夾起，然後拿到長枱旁邊的放大鏡下準備細心觀看，這時爸爸從廁所出來，當他見到我用攝子夾著那條「白頭髮」時，就立即緊張地叫道：

「紫菱，那東西危險，快放下！」

我剛好正聚精會神準備在放大鏡下觀察這條「白頭髮」，但爸爸突然這一叫，嚇得我拿著攝子的手也鬆了，「白頭髮」隨即向著枱面跌落，但身體的自然反應促使我伸出另一隻手去接著那條「白頭髮」。當我的手接觸到「白頭髮」時，這東西竟突然變得像有生命般，隨即像蛇一樣快速纏上了我的手臂，這變故實在來得太快，爸爸雖然已經第一時間飛撲過來想將那條在我手臂上遊走的「白頭髮」捉住，但它在在我手上轉了兩個圈後就已經鑽入我的頭髮裡面，我感到後頸一陣冰涼，原來這東西已纏

到了我被頭髮遮蓋了的後頸處，我立即撥開頭髮想讓爸爸將它拿走，但頸椎突然傳來一下刺痛，跟著就是一陣天旋地轉的感覺襲來，在我暈倒前，我最後感覺到的就是爸爸用手托著我背脊，然後向我說：

「沒事的，你看完所有片段後它就會自動脫落，然後你就會醒……」

之後，我眼前出現了大約兩分鐘的黑暗，在黑暗中，我聽到一道從遠處傳來、我從未聽過的哀怨歌聲……

懷緬在夜船人如風飄過

是她 垂死嘆世事奈何

人到達墓前獨唱一闕愛歌

等寒風去唱和

緣盡 情無助

情是枷鎖 纏住快樂痛楚

生 漣漪過午夜白河

死 塵埃翻滾的結果

戀 從何找對或錯

不要 問我 為何……為何……為何……

當黑暗完結，歌聲也隨之完結，跟著我眼前

就出現了光，當我的視線變得清晰，我發現自己竟然身處在家中，還見到爸爸！但爸爸看不見我，我就像一個旁觀者般看著他，而這個家和爸爸也不是我現在的家和爸爸，因為這裡的裝修不是現在家裡的裝修，我回周張望，當我望到牆上的月曆，這才驚覺我現在身處的竟是2000年12月10日那個時候的家！

這一刻我終於明白剛才失去意識前聽到爸爸說要看完所有片段那句話的含意，因為，此刻出現在我眼前的每個畫面，都是爸爸以前經歷過的一段往事，一段被封印在「白頭髮」內的珍貴回憶。

2000年12月10日，當伯明收到那個電話後，就匆忙的放下手頭上的工作直奔往醫院，雖然那個她一直久病在床，但這一次實在來得太過突然，伯明沒能看見她最後一面。那個她，一位曾經與伯明有過一段情的舊同學——阿芳，因為癌病導致急性器官衰歇，於是連一句說話也沒有留下就走了，伯明匆匆趕到醫院，但在他眼前的，除了一眾傷心欲絕的親友外，就是阿芳已經沒有了靈魂的枯萎身軀……

伯明帶著傷透了的心回家，望著這間阿芳



曾經留連過的房間，想起以往與她在一起時的點滴、想起與她分手時，阿芳狠狠地拋下一句「我從來沒有真正愛過你！」後從這房間離開的情景、想起她病倒後躺在醫院床上，與朋友們去探望她時的情景……想著想著，伯明就伏在床上盡情地哭，然後躺在床上發呆。在那個年代，澳門的互聯網剛剛開始普及，除了看網頁外，討論區、交友聊天軟件和個人網誌均大行其道，年青人們都愛上網用ICQ或MSN交友聊天、又或是開一個個人網誌才叫追上潮流，當年還年輕的伯明也不例外，那一晚深夜，伯明帶著前度女友逝去的傷痛，在個人網誌上寫了一篇很長很傷感的網誌，也在ICQ上與朋友們重溫了阿芳生前的點點滴滴，這樣利用虛擬世界來撫慰心靈傷口的方法其實也不錯，因為有時人與人之間，在看不見對方的情況下利用文字來表達即時情感、永遠比在面對面時說出來大膽，所以很多平時說不出口的感情也能以文字形式在網上好好地表達出來，雖說曾經與阿芳是情侶，但伯明始終執著她當年為什麼要留下那句說話才分手，難道大家一直以來的感情都是假的？伯明曾經想過會否是阿芳當時已經知道自己有病，所以才決絕地與自己分手……但應該不會呀，因為阿芳是在和自己分手後才得知患病，加上大家分開後，雖然已經

很少見面，但也能像好朋友般在網上一直聯繫著，那為什麼她要說這句話？或許當時她只是一時衝動才這樣說吧……但怎樣也好，情逝去了，人也逝去了，現在再追究也沒有意思，然而，世界就是這樣神奇，當你打算忘記一件事情時，總會有一些東西出現去阻止你忘記，當伯明寫完網誌、和朋友們聊完天後，他無聊地在網絡上搜尋網頁，在網絡搜尋器上，顯示了一大堆網址的訊息，而當中一個網址，瞬間吸引了伯明的目光……

『靈魂出竅交流網站

<http://www.outofbody.com>

靈魂出竅，又稱出體，透過訓練後可以成功令靈魂與身體分離，出體後的靈魂能飛到任何地方，也能與死去的人見面……』

伯明將滑鼠遊標指向那個網站連結，然後按下，在細閱那個網站的內容後，伯明再次想起與阿芳分手時她說的那句話，他很想知道為什麼阿芳要留下這句說話，於是，伯明下了一個很傻的決定，他竟然依照那個網站內所介紹的方法，將自己的靈魂與身體分離，前往陰間尋找阿芳……

進入了爸爸回憶片段中的我，沒有看到爸爸是如何進行靈魂出竅，只感到眼前突然一黑，身體就像處於一個失去重力的星球，然後就是一陣像在過山車頂峰急速向下衝時的離心力感覺，但這感覺一閃即逝，當我感到身體平靜下來後，剛才那首哀怨的歌聲再次響起，我的視線漸漸被一片橙紅色所覆蓋，視線開始清晰，出現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一片橘紅色的天空，一片被彼岸花花瓣碎屑所覆蓋的天空！

「小傢伙，還有多久才去到你說的那個地方？」

「快了快了，只要看到河的對岸就到了。」

「那即是要多久？」

「唔，如果運氣好的話，轉眼就會到。」

在那條四周被一層橘紅色薄霧包圍著的長河上，一艘紙船正孤零零地上面飄流著，伯明懶洋洋的躺在船上，與站在船頭一個被他稱為「小傢伙」的東西在對話，當「小傢伙」說完剛才那句話後，伯明就坐起來望著「小傢伙」道：

「如果我們運氣不好呢？」

「如果運氣不好的話，我們就可能永遠也無法靠岸！」

「騙你的，嘻嘻。」

伯明聽完「小傢伙」的說話後無奈地嘆了口氣，當他準備再次合上雙眼休息之際，四周竟響起了陣陣歌聲，那道歌聲似遠還近，細聽之下，伯明聽出那是一首很久以前的歌，一首連結著生與死的哀歌……

「白河夜船組曲……嗎？那是阿芳生前最喜歡聽的歌……為何會在這裡聽到呢？」

「阿芳？那就是你要找的人嗎？」

「對，我以前的女朋友。」

「你這個人真奇怪呀，明明還沒死，卻走來這裡找死了的女人……」

伯明沒有回答「小傢伙」的話，只是默默的望著「小傢伙」的背影。這個被伯明稱為「

小傢伙」的東西，竟然是一個大約只有三十厘米高、背後長著一對類似蝴蝶翅膀的「人」，而且還是個可愛的女孩子。照樣子看，這「小傢伙」應該就是傳說中被稱為「精靈」的東西吧！「小傢伙」就像船伕一樣站在紙船船頭，當她慢慢的拍打翅膀，紙船就會像得到動力般向前航行。

「她應該還有未了的心願吧？」

「應該是……她死時一句說話也沒有留下。」

「那你來就是為了問她有什麼心願未了嗎？」

「不，我來是為了問她曾經向我說過的一句話的意思。」

「無聊！」

「就是因為我這無聊的想法，我們現在才會一起在這裡，這也算是我和你的一種緣份吧，哈哈。」

「口甜舌滑！」

小傢伙笑著回頭望向伯明。周遭那哀怨的歌聲一直沒有停止，伴隨著偶爾在紙船邊略過的彼岸花花瓣碎屑，在這條奇怪的長河上一遍又一遍地響起……

「你能聽到她喜歡的歌，就代表她在這附近，給我多點時間，我一定把你帶到那裡，坐穩了，我要加速了！」小傢伙加大力度震動她那對小小的翅膀，紙船的速度隨即加快，在穿過陣陣像霧一樣的橘紅色彼岸花花瓣碎屑後，伯明終於看到陸地。

紙船緩緩地靠岸，船頭的一部份靠在岸邊，小傢伙回頭向伯明示意已到了，伯明站起來，抬頭一望，只見前面是一片一望無際、長滿橘紅色彼岸花的陸地……

「客人，『歎息之平原』到了，你要找的人就在裡面……」

「這地方一望無際……我要如何能找到她？」

「只要你想著她，只要你的心聲能傳達到她耳邊，你就會見到一道白色大門，打開門，你就會見到她在裡面。」

「你不跟來嗎？」

「我不來了，你看看你背後，連結著你肉身那條白線已經開始變透明了，你要快点找到你那舊情人之後回來，我在這裡等你，送你回去。」

「如果我沒有回來呢？」

「如果你沒有回來，那條白線就會變成透明、然後消失，之後你也會跟著灰飛煙滅……畢竟你本來就不應存在於這個世界。」

伯明「嗯」一聲之後，整個人由船上輕輕跳起，以一種半飄浮的狀態「飛」離紙船，當他向前飛了大約兩米左右時，他回頭向小傢伙說：

「小傢伙，很高興在這裡遇到你，多謝你送我到這裡。」

「客人！你……你一定要回來喔！」

「一定！我答應你！」伯明回頭向小傢伙伸出大姆指示意。

彼岸花飄，在半空中像陀螺般轉著轉著，那個人就這樣消失在那片橘紅色的底色中，在那道白色大門後，不知他見到她時的樣子是如何？也不知他和她究竟說了什麼？無物質的世界沒有時間，唯一能代表時間的就是那條漸漸變得透明的絲線，站在船頭上默默等待的小傢伙，看著那條可能在下一刻就要消失的絲線，她終於忍不住，背後那雙翅膀用力一震，甩出了無數的光點後，就向前沿著絲線的方向衝去……

當伯明再次張開眼睛時，他發現自己正躺在那隻紙船上面，小傢伙在船頭大力的抖動著翅膀，紙船以最快的速度航行著……

「你傻了嗎？我說過叫你一定要回來，你竟然在那裡暈倒了！」

「那還趕得及回去嗎？」

「你看看你背後那條線！」

伯明回頭一看，他背後那條連接著天邊的絲線，就像一條快要熄滅的電燈管般，開始變得半透明和不斷閃動著，但伯明一點緊張也沒有，只向著小傢伙緩緩地說：

「在那道門後，我見到她了……」

「你想要知道的都知道了嗎？」

「知道了……」

「那你釋懷了嗎？」

伯明默默地點頭，之後他就唱起了那首剛才一直在橘紅色空間中響起的哀怨歌曲，那首阿芳最喜歡、名叫白河夜船組曲的歌。同時，在幾下閃動後，那條白線終於完全消失……

「小傢伙……白線……消失了！」

當伯明說這句話的同時，小傢伙回頭一看，只見伯明也開始變成透明，而紙船在這時亦已去到對岸，失去了那條連結著肉身與靈魂之線

的伯明，意識亦同時開始消失……這一刻，任憑小傢伙如何叫喊，伯明也再聽不到。然而，不如為何，小傢伙竟然為了與她只有一面之緣的伯明流下了眼淚，她不想他消失，這一刻，她下了一個很傻的決定，就是用盡了等同自己的生命的靈力去救她眼前這個男人，沒有任何原因也沒有任何理由，在一陣強光之後，伯明的身驅漸漸變回實體，那條連結著他肉身的絲線亦重新被連結，反之，小傢伙的身驅就開始變成透明……

之後，小傢伙就往伯明的口中送上一滴淡紅色的液體……。伯明在喝下那滴液體後，意識立即就恢復過來，他看到了正在逐漸變成透明消失的小傢伙！

「小傢伙...為什麼？」

「我也不知為什麼要救你……見到你在消失，我就哭了……我不想你死……或許，這就是我與你的緣份吧。你在那邊的世界應該還有很多塵緣未了，回去吧，忘記這裡所發生過的一切。我剛才給你喝了一滴『孟婆湯』，在這裡發生過的事……你會永遠忘記，再見……」

「小傢伙！不要，我不要忘記在這裡發生過的事，也不要忘記你！我叫吳伯明！你叫什麼名字？我一定會永遠記住的！」

「我還在塵世時的名字叫……欣瞳……再見了，伯明。」

小傢伙……欣瞳在說完那句話後，小小的身軀就在伯明眼前化為那個世界的點點微塵，伴隨著飄盪在這條稱為三途川上的彼岸花碎屑，永遠於這個世界消失...同時，一道突如其來的震動再次將伯明的意識奪走，在一片如同火車穿越山洞、由黑暗轉入光明的昏眩感覺後，伯明醒來了，他回到了現世，在迷糊間他發現自己正躺在自己房間的床上，書枱上的電腦還開著，電腦音樂播放器還在不停播放著他之前由那個靈魂出竅網站下載、用來輔助進行靈魂出竅的「雙腦同步音樂」！房間窗簾的縫隙透進濃濃的藍光，伯明看看床頭的時鐘，上面顯示著時間是AM 06：40。

當畫面去到這裡，在再次經過一陣昏眩感覺後，我就清醒過來了，當我睜開眼睛，發現爸爸已從我後頸處取回那條「白頭髮」並將之放回錦盒之中。我沒有追問爸爸關於那條「白頭

髮」的事情，因為我看得出爸爸好像有一些事情不想告訴我，我只聽到他說要去找朋友，之後就吹著口哨走了出店門外，但在他經過我身邊時，我隱約見到他的眼睛好像有點紅了，我知那傢伙肯定也想起了那段回憶，現在只是在裝瀟灑。而在這一刻我亦終於知道，爸爸平日吹著口哨的那道曲子，正正就是那首名為白河夜船組曲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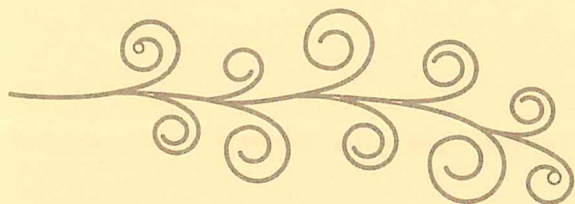
「那應該是一種義無反顧的愛吧……」

我望著爸爸出門的背影自言自語地說出這句說話，爸爸當年為了證實阿芳那句說話的含意而出體去到那個世界，小傢伙為了拯救即將灰飛煙滅的爸爸而犧牲了自己，那應該都是一種義無反顧的愛，那就是一種沒有任何原因和理由，只是靠一股傻勁兒就去進行的愛。看過這段回憶之後，關於阿芳那句話的真正含意其實已經不再重要，因為那根本沒有答案，所以我在片段中沒有看到。反而最重要的就是爸爸在那裡遇到了小傢伙，我相信，他們那短短的相處時間才是爸爸在那裡最珍而重之的回憶。過了幾天後我再問起爸爸關於靈魂出竅、「白頭髮」和那段回憶的事情，爸爸說其實那晚在他出體回來後，就再也想不起之前發生過什

麼事，只感到後腦有一陣刺痛的感覺，當他伸手去按摩後腦時，竟發現有一條像白頭髮的東西纏著了他的手，那就是刺在我後頸位置的那條「白頭髮」。這條像頭髮一樣的東西表面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晶瑩感，而且裡面好像還有東西在閃動，於是爸爸就把它收藏起來。雖然爸爸當時喝了一滴「孟婆湯」，理應忘掉當時的所有記憶，但這條「白頭髮」卻將爸爸靈魂出竅時的所有經歷記載下來。之後，爸爸用了好一段時間才發現這條「白頭髮」的真正秘密，那一晚的所有記憶亦透過「白頭髮」全部找回來！所以爸爸說這條「白頭髮」或許就是「小傢伙」——欣瞳留給他的禮物。至於靈魂出竅，爸爸跟我說那其實就是一種能令靈魂離體前往陰間、稱為「觀落陰」的民間方術...聽完爸爸的說話後，我忽然想起這條「白頭髮」原來沒有名字，於是我就拿起爸爸的毛筆，在那個裝著「白頭髮」的錦盒上、在那原本用來標注物品名稱的宣紙空白處，為記載著這段義無反顧的愛的小東西寫下了她的名字——「魂之絲」。■

## 美穗

Kio Hang Lam



放眼所及，盡是白茫茫一片，莫忠虹與盧羽良的體力已差不多消耗殆盡。

二人是在小時候參加童軍活動時認識的，由於年紀相近，加上當時均擔任隊長一職，故二人有種莫名的競爭意識。但後來一起合作多了，發現對方實是與自己半斤八兩的好對手，遂逐漸成為好朋友。

高中畢業後，二人不約而同地往中國同一城市升讀大學，假日經常一起相約至高山健行。幾年下來，二人已培養了很好的默契。

大學畢業至今一年，二人都已畢業回澳工作，但在較長的假期總會結伴前往各大中國名山，朋友都笑說他們根本就是情侶。

雖然經驗豐富，但二人仍深明事前準備的重要性，所以每次皆是準備充足，這些年來也沒有出過什麼大意外。

但這次卻是例外，天氣報告明明說這幾天放晴，不知為何他們上到山腰時，暴風雪卻毫無先兆的出現。

由於出了一些意外，二人的行李均掉落在山腳。現在缺水缺糧，電話也沒有訊號，二人只希望能找到一個躲避暴風雪的地方。可惜二人筋疲力盡，卻連像樣的山洞也找不到半個。

「喂！阿虹！不要在這裡休息！在這裡睡著很快就會死的！」眼見身後的莫忠虹停步不前，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樣，盧羽良大聲斥喝。

「阿良，我也不想死，但真的很累……」莫忠虹的意識已逐漸模糊。

「你這白痴！我們再向前走半小時！假如到時還找不到山洞，你愛睡多久就多久吧！」盧羽良當然口是心非，但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鼓勵對方的辦法了。

二人再往前走了約十分鐘，眼前竟猶如奇蹟般出現了一間小木屋。二人也不想確定眼的是幻覺還是現實，馬上以最高速度狂奔過去。

小木屋的門並沒有鎖。當然，即使有，二人也會以武力解決。

這間小木屋真的很小，只有大廳和洗手間。



大廳中的東西也不多，就幾張破破爛爛的木椅、一張木桌、一個火爐、數十條散落的木柴、一張大床。二人一見火爐和木柴，二話不說馬上取出身上僅餘不多的物品之一，打火機。

身體總算暖和起來，二人的腦袋也恢復運轉，開始認真觀察屋內環境。他們發現小屋中的東西雖然殘舊，但灰塵並不多，蜘蛛網更是一個也沒有，因此他們都認為這小木屋是有人居住的。但誰會住在這種地方？他們可沒興趣知道，反正只要明天早上暴風雪停了，他們就會馬上離開。

二人飢腸轆轆，找遍全屋，竟連餅乾也沒有發現半塊。為了保存體力，二人決定盡快睡覺。

「肚子好餓，阿良，不如出去找食物吧。」也不知過了多久，莫忠虹突然開口。

「你在開玩笑嗎？這種天氣下出去？忍耐一下吧。還有數小時就日出了，到時再決定行動吧。」以莫忠虹如此經驗豐富的人，竟說出如此不理智的提議，盧羽良感到有點驚訝。

「好吧。」莫忠虹應了一聲後就不再作聲。

「嗯？好香的味道！」陣陣肉香撲鼻，盧羽良不禁睜開雙眼。眼前所見教他不得不懷疑自己身在夢中。

一名長髮女子正端坐在桌前，輕輕攪拌一鍋傳出濃厚香味的東西。

「你醒了？時間剛剛好呢，過來吃點東西，暖和一下身子吧。」女子微笑著說。

「小姐，抱歉，請問你有見過我的朋友嗎？」盧羽良環目四顧，竟見不到莫忠虹的身影。

「我進來的時候，屋裡只有你一個呢。」女子微笑回答。

「這小子不是真的笨得出去找食物吧？」盧羽良望向窗外那誇張的天氣，很難相信正常人會這樣做。

「也許等一下他就會回來，先過來喝點湯吧，否則哪有體力等他？」女子語氣溫柔但卻

帶有一種不由分說的力量，盧羽良微一點頭。

眼前的湯比想像中更美味，盧羽良瞬間喝掉一半。肚子稍為填飽後，盧羽良才仔細觀察眼前女子，只見她皮膚白哲得近乎蒼白，一頭烏黑秀麗的長髮，全身套在一件白色長裙中。雙眼雖然不大，但卻異常有神。

「小姐，請問你是否這家小木屋的主人？」在這種天氣下，盧羽良只想到這種可能性。

「算是吧。對了，我煮的湯不美味嗎？」女子嘴巴微嘟，一副抗議的模樣，教盧羽良看得心跳加速。

「當然不是！十分美味，但我希望留一半給我朋友。」盧羽良堅信莫忠虹必會回來。

「原來如此，我沒有猜錯，你們果然是好朋友。」女子掩嘴輕笑。

「猜？你不是說沒有見到他嗎？」即使美女當前，但盧羽良可沒有天真得完全相信眼前女子。

「會一塊來這種地方的人，一定是好朋友啦。」女子說著輕輕攪拌肉湯。

「沒錯，他是最要好的好朋友。」盧羽良說罷，望向窗外的漫天風雪，憂心不已。

「不要擔心了，他一定會很快回來的。留一半湯給你朋友，但你過來吃點肉吧，很鮮甜的。」女子把肉端給盧羽良。

反正擔心也沒有用，盧羽良決定先吃飽點再說。

一年後，盧羽良已經與當日在山上遇到的女子結成夫婦。女子的名字是美穗，自稱小時候與祖母在山中小屋生活，從沒有上過學。但她有著異常的藝術天份，現在是自由工作者，承接的設計及插畫等工作多得誇張。

盧羽良的朋友和親人得知他因遇上意外而奪得美人歸，都說這是「因禍得福」，但盧羽良心底裡卻不知道這是否真的「福」，因為莫忠虹竟從此失蹤。雖說一天沒有找到屍首，都無法確定其生死，但在那種環境下能生存的機率畢竟不高。

其實盧羽良一直懷疑美穗當時有見過莫忠虹，但不管是單刀直入、又或旁敲側擊，美穗給出的回答仍是無懈可擊，就是沒有見過。

在二人結婚兩周年的一天，美穗含羞答答地對盧羽良說她懷孕了。對一直喜歡小朋友的盧羽良來說，這簡直是天賜福音。他全心全意的照顧妻子，對好友莫忠虹的事也漸漸淡忘。

九個多月後，美穗誕下一個女嬰，皮膚與母親一樣異常蒼白，但遺傳了父親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孩子，盧羽良感到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爸爸，媽媽昨天在喝很香的湯，但她說什麼也不願意給我喝，你叫她給我喝行不行？」盧羽良五歲的孩子盧憶霜撒嬌說。

「湯……？乖，憶霜告訴爸爸，是昨天什麼時間？那是什麼湯呢？」盧羽良感到有點不安。

「不知道什麼時間，但我記得電視在播放多啦A夢。那個湯嘛，我看到有肉的，好像爸爸之前煮的豬骨湯那樣。」盧憶霜努力表達。

說不上為什麼，與妻子第一次相遇時的情形清晰地在盧羽良腦海中出現。但妻子趁自己不在時，煮個肉湯喝又能代表什麼？盧羽良苦笑搖頭，都結婚幾年了，何必再想這些有的沒的？

「媽媽，你昨天喝的湯很香啊，下次可不可以也給我喝一點？」晚餐時間，盧憶霜冷不防向美穗問。

盧羽良假裝在看新聞報導，其實正集中精神聽妻子怎麼回應。

「假如霜霜乖乖的，當然可以啦。來，快吃飯吧。」美穗輕描淡寫的說。

「爸，你看！我就說媽媽不會那麼小器嘛！」盧憶霜天真的大聲說。

「呃……」盧羽良被女兒的「突襲」弄得十分尷尬。明明約好不能說出自己知情的事，小孩終究是不能相信。

「老公，你有什麼事可以直接跟我說。夫婦是要坦誠的。」美穗冷冷地說。

「我吃飽了，入房間玩。」察覺到不尋常的氣氛，盧憶霜決定溜之大吉。

「好吧，既然你都說到坦誠了。當時在山上，你在小木屋內是否真的只見到我一人？真的沒見過阿虹嗎？」盧羽良決定鼓起勇氣，否則夫妻間的裂痕只會愈來愈深。

「當時在屋內真的只有你一人，但是……」美穗欲言又止。

「但是？你之前可從來沒說過還有其他事發生呢。」看來事情果然沒有那麼簡單，盧羽良不禁語帶挑釁。

「我在小木屋前大約400米左右的地方，看到一個男人。當時不知道他是誰，但後來看到照片後，我才確定他就是你的好朋友莫忠虹。」美穗首次說出自己曾見過莫忠虹。

「那你為什麼一直不說？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盧羽良突然感到一陣寒意。好好的七月，這股寒意是怎麼回事？

「老公，你愛我嗎？」美穗突然問。

「都老夫老妻了，還問這什麼肉麻問題？而且話題也跳太遠了吧？」盧羽良感到莫名其妙。

「假如我說出當天發生的事，我就必須離開你了。即使這樣，你還是要知道嗎？」美穗的臉色異常蒼白，而且全身的衣服不斷飄動。

「什麼意思？」盧羽良完全不懂美穗的意思，但他最不願意的就是她的離開。

「不要！爸爸才不要知道！我不要媽媽走！」原來盧憶霜一直在房內偷聽，適時地跑出來。

「知道了。老婆，不必說了。」盧羽良真心誠意地說。

「老公，很感激你的體諒。」美穗露出釋懷的表情。

就在夫婦二人都不知該說什麼的尷尬時刻，盧羽良的手機突然響起。

「良哥，那宗案件，有突破性進展，等一

積木說。■

下的新聞也會公布，你是第一個知道的普通市民。但是你要心理準備。」盧羽良的中學學弟，現在任職警察的阿寶說。

「好，告訴我吧。」盧羽良早已抱了最壞打算。

「在距離山上小木屋數百米的地方，發現了莫忠虹的殘肢，但埋得很深。良哥，你希望再聽下去嗎？」阿寶很清楚知道二人有多麼友好。

「說吧。」盧羽良雙目緊閉。

「說是殘肢，因為真的是碎成一塊塊，不做DNA鑑定還真的無法確定身份。而且有部份有被煮過的跡象，暫時推測兇手可能想以烹煮的方式毀屍滅跡吧。」阿寶一口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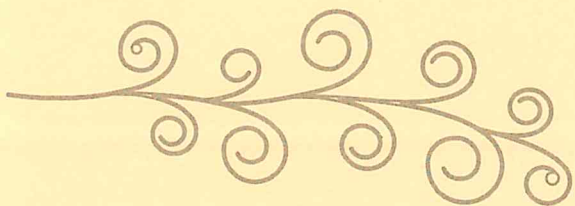
「烹煮……」盧羽良回頭望向美穗，雙手不住顫抖。

「老公，怎麼了？」美穗擔憂地問。

「爸爸，快點過來陪我玩吧。」盧憶霜搖着

## 桃花運

德仔



### 序

到底今年的桃花運如何呢？我到底如何才何尋覓我的理想對象呢？每逢新年的時候，沒有對象的人多數都會問這一個問題，有時，這些人還會用坊間提升「桃花運」的工具（如佩帶粉晶、在桃花樹下走一圈等），到底是真的「桃花運」不足呢？還是自己沒最大努力去拿取自己的幸福呢？

我的名字叫做戴剛元，今年已踏入「三十而立」之年，因得到一個同學的邀請，出席了他的婚宴，此時，他想到，身邊的朋友已經陸陸續續結婚了，但自己依然都是單身，（當然女朋友都沒有一個），心中始終不是味兒。

一個男同學對他說：「剛元，你同學在上星期結婚了，今天你的另一位同學又結婚了，你又怎樣，有女朋友了嗎？」剛元笑著回答說：「沒有，但這樣都沒有什麼辦法的，只怪自己的桃花運太少和太差。」

由於在婚宴里喝了很多的酒精飲品，剛元很暈，回到家裡，竟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剛元照常上班，但今天他的

上司對著他說：「早晨，他是公司的新同事，名叫月龍牙，負責處理文職事務。剛元便說：「果然這裡沒有什麼桃花運，而新同事都是男性。」

月龍牙嘲笑他說：「是啊！這間公司根本都沒什麼桃花位，所以你想行桃花運都很難，元哥，若果你真的想行桃花運的話，是可以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轉換環境——「跳槽啦！」

剛元聽了龍牙所說的話，很憤怒地說：「我有沒有桃花運關你什麼事啊！你是誰？你很空閒嗎？管我的事幹嗎？」龍牙接著說：「你那麼容易就發脾氣，這種情況的人我常見的都是小孩子身上，難怪你到現在都沒有女朋友。哈哈！」突然主管說了一句：「夠了！無謂的口舌之爭到此為止了。大家各自回到工作崗位上。」於是，剛元便懷著憤怒的心情工作，工作效率當然比平時低……而另一邊廂，月龍牙亦因為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加上又是第一份工作，剛剛入職，工作上有些不習慣及不適應。

下班後，兩人竟然在回家的道路上相見，剛元心想：「畢竟都是同事一場，打個招呼

吧！」怎知龍牙開口說：「元哥，今早的確是我不對，但是我可以幫你找回你失去了的「桃花運」，用我所開發的設備，將你的出生至今的桃花運重現你的眼前，讓你再一次把握機會。但你是否結識到女朋友就看你的了。」

剛元說：「用你所開發的設備？你不要和我開玩笑，若果你真的那麼厲害，你就不必在公司里當一個文員啊！應該有很多IT公司想僱用你才對！」牙龍從他的褲袋里拿了一隻手錶出來並把手錶進行定一些設定，然後，手錶的紅光出現了一個螢光幕，出現了二個日期和時間，它們是上下排列的，他對著剛元說：「這個我這隻手錶可以能感應到人的「桃花運」到底何時出現，何時結束。上面為開始時間，下面為結束時間，亦會幫你尋找適合的對象。有了它，你便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第一擊 桃花錶

接著，他把手錶給了剛元，但剛元只是說：「這隻錶怎麼用？你不要給了這東西我便行了，至少都要給它的說明書吧！」龍牙認真地說：「我真疏忽，竟然忘了設計這東西，不過，照情況看來，你應該是相信我！」剛元用自信的眼神和認真的語氣回答：「對，就像電

影一樣，將我的人生重新啓動一次吧！」

於是，月龍牙和戴剛元來到研究所，研究所一片混亂，簡直就像垃圾堆一樣，但月龍牙像尋寶一樣，終於找尋到自己的機器並自豪地對剛元說：「你看！這是我的最新發明—桃花機」剛元說：「什麼最新發明，我看只是一件破爛銅鐵而已。其實，我來這裡真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我走了。」龍牙看見了剛元這樣的反應，便急忙說：「不要這樣吧！它是能夠運作的，請給我一點信心吧！」剛元心想：「反正都來了就當我給一次機會給他，也給自己一個機會。」於是，龍牙很開心地把桃花機進行設定和試作運行的工作。終於，正式運作的日子到了。

### 第二擊「桃花運」再現

那究竟首先回到那一段桃花時間較好呢？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天之計在於晨」若果一次能夠成功的話，便不用那麼麻煩。但是，可以這麼順利嗎？

剛元意外地獲得的桃花錶，在龍牙的桃花機幫助下，得到「再行桃花運」的機會。

當他設定好桃花錶後，桃花錶的紅光射向桃花機並浮現了「弱」、「中」、「強」三個字，剛元問龍牙：「這是什麼意思？」牙龍說：「這是說明你的桃花運有的很弱，很難發展、有的一般，普普通通 五成天定五成自己、有的則很強，可以說是很容易便可以和對方發展關係。」剛元說：「即是好像點汽水那樣、可以要細、中、大。我一向都點開大汽水的，若行「桃花運」的話當然要選擇較好的一方，好，我就選擇「強」的桃花運吧！」

剛元坐上了桃花機並選擇了「強」之後，桃花機便將剛元的身體粒子化後很快便消失了。龍牙看見這情景，便說：「到底它送了你的什麼的地方作為你的初戰舞台呢？希望你順利啦！」

「呀！救我呀！」砰的一聲，剛元只是覺得很痛，然後他張開眼睛一看，自己竟跌在的母校的地上，但身體有一些變化，好像充滿活力似的，管他的，他首要知道的是自己是哪一班學生，於是他立即找他的老友一杰榮，細問之下，才知道今年是2000年11月23日，剛過了期中考不久，自己是高一甲班的學生，當他進入課室時，桃花錶的又再一次發出了紅光，

照射的對象是班裡的班長一詩韻，並聽到「桃花，Start（開始）」剛元心想：「什麼，她是我的……」詩韻雖然身型嬌小，但總算是五官端正，樣子甜美，而且又會鋼琴，的確是一個好的選擇，想到這裡，剛元竟不自覺地傻笑起來，杰榮突然對他說：「不要想，她的成績很好，你的成績又如何？」他對杰榮說：「我一定要想，我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從未來回來的。」杰榮說：「神經病嗎？你是不是觀看科幻片或動畫片太多，導致脫離了現實嗎？還有，你從來都說帶錶很麻煩，為什麼今天你會帶著它？上年夏令課你都帶著它的。」剛元都明白向杰榮解釋都是沒用，不如想一想下一步的行動吧！

原來，剛元在學校的成績真是慘不忍睹。除了中國語文科外，其他的科目都不是很好，而英文和立幾這二科更加是紅字區，平均分只有四十分或以上，六十分以下。我記得啊！今年的立體幾何科我是要補考才能升上高二，剛元心想：「她品學兼優，我卻全科合格都未試過，看來我都是不可能追求到她的。」但剛元認為，現在不是後悔的時候，我難得有一次重新經歷的機會。就去和她打招呼吧！正當他走過去的時候，突然被人推開，應聲倒地，



之後有一班女同學已去到她的面前並說：「詩韻，恭喜你！今年成為了班長，以後在功課上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幫幫手。」而詩韻亦很有禮貌地說：「好的，以後大家一齊研究。」然後，也有幾個男同學走上前，其中一個男同學說：「恭喜你成為了班長，放學後有沒有空閒呢？我想約你。」詩韻很客氣地婉拒他說：「很多謝你，但不用了。」其中一個成績很好的男同學說：「星期天你空閒嗎？不如我們去遊樂場遊玩機動遊戲吧！」詩韻對他說：「星期天我有別的事情忙！我想不行了。」其中一個英俊的男同學說：「既然星期天不行，下週六行嗎？我想約你去看《暴力X足球》電影。這電影快落畫了。」但詩韻說：「不用了，我對這類電影沒有興趣。」躺在地上的剛元看到此情形，心想：「真是幸運，不愧是『強』，效果果然不差，讓你們看看我的實力吧！」於是剛元說：「詩韻，今天放學後我們一起走好不好？我有些功課問題想問你啊！」詩韻說：「沒問題，可以。」這三個男同學異口同聲說：「好厲害啊！」不過，剛元一看就知他們說的是反話。因為他們在剛元面前做出把大姆指下落的姿勢。剛元心想：「只怪我今次我的桃花運比你們強和擁有180cm的身高吧！，哈哈！」

就這樣，每天放學後，剛元和詩韻在回家途中，一起研究學習上的功課，一起在回家，並且在回家的途中聊聊天，感到特別開心，而且，剛元的成績有所進步，在星期天的時候，二人多在圖書館溫習功課，若有空閒時間的話，二人都會相約在電影院觀看電影，或是遊樂場一起遊玩。玩累了便休息一下。漸漸地，剛元的成績亦有所進步，但剛元認為仍和詩韻差一段距離。若果我的成績和詩韻差不多的話，到時我才向她表白吧！

直至有一天，詩韻在文理科志願表選擇了理科。因為她想做一個醫生。而剛元則選擇了「文科」，正當他想追回老師修改時，剛元聽到桃花錶發出了Time is up（時間夠了）然後，他的身體又再「粒子化」醒來時發覺坐在桃花機上。

龍牙說：「你坐在桃花機上即是你失敗了。」

他對龍牙說：「我和她一起學習、一起遊玩和一起觀看電影時的感覺很開心，我以為只要我努力學習，把學習成績去到和她同一水平後才向她表白，那才和她「登對」。但因為沒有

留意桃花錶的結束時間，亦發覺自己根本不是「讀書的材料」，若果我再來一次的話，我一定不會毫不猶豫地向她表白。」話音剛落，他立刻按下桃花錶並把紅光射向桃花機上，但只見桃花機浮現了「弱」、「中」，而沒有「強」。他問龍牙：「這是什麼回事？你的機器這麼快有毛病。」龍牙回答說：「你以為像添汽水那樣，不夠可以再續杯嗎？其實，我的桃花機只是可以幫你再經歷那次桃花運一次，但是，若果你沒法把握到機會的話，即使你的桃花運再強，都是沒法成功的。」剛元驚訝地說：「什麼？只有一次，但我還未成功啊！」

剛元眼看著桃花機的兩個桃花運，的確，一旦沒有把握機會又再一次浪費了這次的桃花運，那麼，他到底選擇哪個才好呢？而這個桃花運帶他到哪一個時空呢？他並不知道，他只知道今次不能像上次那樣衝動。所以，他需要考慮一下……

古語有云：「緣由天定，份屬人為。」儘管剛元選擇了「強」的桃花運，但因為沒有好好把握而得出這樣的結局，到底他下次選擇時會為他帶來怎樣的結局？請各位拭目以待。

### 第三擊 桃花旅程，再開

轉眼間已過了一個星期，戴剛元的心裡仍然回想那一次畫面，心裡不斷地告訴自己，為什麼不把握那次機會呢？這麼好的機會擺在眼前，現在想再遇一次都已經不行了。唉！剛元不自覺地嘆一口氣，這口氣好像是對上次的桃花運旅程作了一個失敗的總結。

「現在不是自責的時候啊！」突然傳出一把聲音，原來是龍牙，剛元對他說：「你知道嗎？人嚇人是沒藥醫的。」龍牙說：「怎麼樣，你想好嗎？附帶說說，你的手錶在那裡？」剛元說：「當然想好啊！我今天就決定買PX3了，因為它有我喜歡的電玩遊戲啊！還有，即使我忘記帶錶，我的手電亦可以知道時間，更何況我是不喜歡帶錶，因為太麻煩了！」龍牙接著說：「我不是說電玩，也不是問你時間，而是問你如何選擇你的「桃花運旅程」啊！」

「桃花運旅程」嗎？是啊！我的確忘記了這件事。正如龍牙所說，現在不是自責的時候，我要吸取上一次的經驗和教訓，再去經歷多一次自己的桃花運，究竟要去哪一個桃花運好呢？不過，現在首先要處理一個問題，就是得

快點回家拿回龍牙給我的桃花錶，龍牙心想：「這樣的人真的可以把握到自己的幸福嗎？」

剛元說：「既然上次去了「強」，今次就選擇「中」吧！總好過選擇「弱」吧！龍牙說：「中嗎？算了吧！反正你的機會率是五十五十。不過，我都希望你能夠把握機會」，接著，剛元按下桃花機的按鈕，選擇了「中」之後，他的身體再度粒子化，他便再次踏上新的桃花旅程了。

常言道：「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紗。」一段感情若果由女方開始的話通常成功率會較大，但凡事都有例外，不如看看剛元的桃花運在這樣的狀況下能否把握下去呢？

#### 第四擊 懷念！夏令課程

「啊！」又是這裡，真想不到我的第2次桃花運都在這個地方，其實都沒有什麼稀奇，畢竟，這裡是我的母校，我從四歲便開始入讀。先看看日期。原來今天是1999年7月19日，那即是我要上夏令課，在暑假的時候上夏令課，真是很懷念啊！夏令課沒什麼壓力可言，因為老師不會像正規上課那樣嚴格，而我當然也不會認真，嘻嘻哈哈又一天，而且又有夏季旅

行，重要的是每天下午都不用上課，對我來說真是太棒了。由於時間比較充裕，加上沒有測驗和考試的壓力，往往是我吸收知識的美好時光。

差點忘了，我來這裡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這些回憶，而是為了尋找我的桃花對象而來的。果然，進入課室後，剛元的桃花錶射出了紅光，指向了一個女孩一清宜，她的高度只有1.58米，樣貌雖比不上詩韻，但勝在性格樂天知命，心地也善良，加上她的成績也和我差不多，所謂：「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好！準備表白吧！

正當剛元想走上前的時候，清宜突然來到剛元的面前說：「剛元同學，其實我……我……

剛元對她說：「其實你不用緊張，你可以組織了後才說吧！」

「其實我喜歡你！」她面紅耳赤地說，說完後她便快速地離開班房。

「什麼！這是怎麼回事！」上次「強」的桃花運的對象都沒向我表白，今次的竟然是對象

向我表白。剛元看著桃花錶並說：「好明確是『中』真是奇怪，難道是它弄錯吧！」但剛元不管如何，總之都是嘗試一下，就讓我在這狀況下能否把握今次的桃花運吧！

自清宜表白後，剛元和清宜相約在下個星期天見面，他們亦開始進行彼此的了解，在一次約會中，剛元說：「不如我們回母校看看吧！反正畢業了這麼久，已經很久沒有回去了。」清宜覺得奇怪說：「我們昨天才在學校上夏令課，有多久啊！還有，你今年多大？竟然可以兼職？（因勞動法聘請未成年人兼職是有很多的限制）」剛元心想：「對，她不知道我是從未來回來的。」於是，剛元笑著說：「是嗎？我不記得了。那我們去遊樂場遊玩，好嗎？」清宜說：「你喜歡便行，我沒所謂。」沒錯，去那裡都沒問題，因為現在是「女追男」吧！

之後，剛元每次和清宜拍拖都很順利，由於清宜是主動約他，所以，剛元的每次約會都沒有什麼困難，因為無論剛元說什麼笑話、送什麼樣的禮物給她，清宜都一樣很開心。有時，剛元還會在家裡玩電玩遊戲而忽略了清宜，但清宜並不介意，通過這些事情後，而剛元的自信心亦回來了，他心想：「今次一定成功了，

就讓這次桃花旅程劃上完美的句號。」

正當剛元準備向清宜講出「愛的宣言」時，突然收到清宜的一個電話：「剛元，我有事同你說，星期三放學後記得等我啊！」剛元順應一句：「好的，我也有說話對你說，那就星期三放學後在後門等吧！」

終於到了星期三，但剛元的桃花旅程並沒有完美結局……

「剛元，我們分手吧！我覺得好辛苦。」清宜的說話令剛元很驚訝，他反問：「無理由，為什麼？」清宜說：「你到現在都不知道原因？你真的不了解我，其實，我們性格不合，再勉強繼續只會令大家辛苦。」剛元說：「我不辛苦啊！」清宜說：「我不喜歡去遊樂場、亦不喜歡玩電玩遊戲，而你所說的笑話一點也不好笑，是因為我每次都遷就你的緣故，若我們真的在一起的話，你會令我的生活變得好吃力。」聽到這裡，剛元突然想起龍牙對他說過：「這是說明你的桃花運有的很弱，很難發展、有的一般，普普通通 五成天定五成自己、有的則很強，可以說是很容易便可以和對方發展關係。」不愧是「中」果然要我為對方做一

些特定事情才能順利，很可惜沒有時間。他問清宜：「既然我們性格不合，為何當初你會喜歡我呢？」但他沒法知道她的想法和答案，因為他聽到桃花錶發出了Time is up（時間夠了）的聲音，這次的桃花運亦結束了。清宜說：「為什麼他突然暈倒？是不是刺激太大了？」而杰榮碰巧看到了這一切，並說：「他不是不喜歡帶錶嗎？為什麼今天他會帶著它。」

龍牙無奈道：「你又坐在桃花機上，今次又敗在哪裡啊！」剛元說著：「其實，並沒有什麼敗與不敗，只是我們的性格有差距，導致這次的桃花運不能發展，不過，真的很懷念。」龍牙說：「你懷念什麼東西？」剛元說：「沒什麼，只是我的學生回憶——夏令課程，你以前的學校有這樣的課程嗎？龍牙說：「沒有，你怎麼了，你經歷了這次桃花運後，變得很有感概了。」剛元從桃花機上站起來，然後，把桃花錶的紅光射擊在桃花機上，只浮現了「弱」的桃花運，龍牙說：「雖然機會很微，但我都希望你成功」剛元說：「我都知道今次的機會很微，但都要嘗試一下，因為今次是我的最後一次機會。說真的，如果之前的兩次中有成功的結果，那我便不用選擇這個桃花運。」龍牙說：「今次可以說是你最後一次機會

了，希望你成功。」剛元坐在桃花機上，準備將身體進行粒子化，但過程中桃花錶出現了一些問題，只見桃花錶出現了小小的裂痕，但這裂痕不斷擴大，最後桃花錶內的電流變得很不穩定，使剛元有這樣的結果，剛元看見這狀況便說：「到底這是什麼回事啊！」但他說完後便已送往另一個時空了。

今次的衝擊有別於過去二次的桃花旅程，剛元的身體終於都撐不下去而暈倒了。

醒來的時候已在一間酒店裡——杰榮的婚禮上

「喂！衰仔，結婚都不用通知嗎？」剛元對杰榮說

「什麼啊！一個月前已知會你並派帖給你，你忘記了嗎？」杰榮說。

「在我的過去有你結婚的回憶嗎？」還是看一看這個時空的時間吧！剛元一看，眼神呆了一眼，因為這是六年後的世界——2020年，而剛元的桃花錶上的時間也是2020年，而桃花錶的身上也發出了紅光，但這次沒有充滿活力，而是感到有些機能開始衰退，心想：「為何會這樣？」此刻，剛元終於明白桃花錶除了調整

桃花運時間外，還調整身體機能，問婚宴上的侍應也對他說今年是2020年，看來的確沒錯，桃花錶不僅能找尋他的過去桃花運，而將來的桃花運也都能發掘。杰榮說：「你今天有點古怪，難道你想說你是由未來回來這裡嗎？你又帶錶啊！哈哈！」剛元說：「錯！今次我不是由未來來的，而是由過去來的。」心想：「即使向你解釋也是徒勞，我有這種奇遇，普通人又豈會相信！」好！一於將錯就錯，當是演習吧！快些開始找尋對象。然後，桃花錶紅光射出，但今次紅光射向的目標竟然是杰榮的新娘子——瑩玲。剛元心想：「不是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次真是多驚喜啊！」

### 第五擊 友情與愛情

人們常說：「這件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為何變成這樣？若果重來一次，結局一定不會這樣。」經歷了二次“桃花旅程”的戴剛元都沒有成功改變過去，今次他的舞台不是他的過去，而是他的未來。而第三位桃花運的女主角更是老友的新娘，面對友情和愛情，到底，在這不利的環境與不明朗因素的舞台上，他究竟如何取得她的芳心呢？他能不能改變未來呢？

剛元開始在婚宴的賓客席找回自己的座位，

在杰榮的賓客名單中看見不少久違了的同學，巧合地他竟然和以往的「桃花運」同桌一詩韻和清宜。得知她們的結婚生活很好，畢竟，在這時期的剛元已經36歲了，而她們又和剛元是同年出生，在學時期樣貌那麼漂亮，裙下之臣多的是，又豈會到我呢？不過，他今天想要清宜給一個答案。

相信聰明的讀者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對清宜說：「還記得21年前我們分手時所說的話嗎？」清宜說：「記得，因為你說完這句『既然我們性格不合，為何當初你會喜歡我呢？』便昏了過去，那一瞬間，我很害怕，直至放課鐘再響後你才甦醒。」剛元說：「是嗎？」清宜續說：「我還問你有沒有問題，你說OK便走了。而第二天之後你當什麼都沒發生似的，還玩XFC的《第四次諸戰》，所以我便不說了。」剛元說：「那你現在說吧！我必耐心聆聽。」清宜說：「答案就是對你的性格不夠了解，因你平時上課時很認真聽書，那時被你的氣質所吸引，所以對你有少少好感，便提出發展，只怪當時我們太年輕了。後來發覺自己的性格和你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便提出分手。」而詩韻則說：「你現在還單身嗎？不過，你的樣貌和以前都沒什麼變化，難怪常說男人較耐

老。」詩韻的說話觸動了剛元的情緒。心想：「對，我不是後悔才到這裡的。加上她們已經不是我的女主角，我要放下才對。」現在的我的桃花運處於「弱」的狀態，但我都要向瑩玲她表白，於是，他衝到台前說：「今天，我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宣佈……」「對，他說的是本人要結婚了。」杰榮竟然搶白了，他當然贏得了台下親戚朋友的支持和掌聲，他們回到台下的時候，杰榮說：「你下次說笑話時向我講一聲，我年紀大了，未必能跟到你的節奏。」剛元說：「其實我……」杰榮說：「難道你想說你今天回來的目的是搶我的新娘嗎？要破壞我的婚禮嗎？過去的剛元，其實你和瑩玲根本不是很熟悉。」剛元的衝動被杰榮的說話冷卻下來，說：「你相信我之前那些話嗎？」杰榮說：「現在我相信了，因為平時的你不會這樣做，今天的你好像有特別任務，和清宜、詩韻那次一樣，你的手裡都是戴著錶，每次你暈倒後便變回正常的剛元了並且手裡也沒有戴著手錶」剛元說：「的確，我是重回我的桃花運而來！」杰榮說：「桃花運可以重來嗎？」剛元說：「是我公司裡的同事幫我的。」杰榮說：「原來你公司有這麼棒的同事，有機會介紹給我認識，可惜我現在才知道，否則我一定幫你的。當然，除了今次之外。」剛元說：「不用

了，因為今次是我最後一次桃花運，而強度屬「弱」，而這次我的桃花旅程即將結束了。果然是「弱」，連時間都少很多。」Time is up（時間夠了）剛元又再次回到桃花機上。

「元哥，歡迎你回來。由於桃花機有點問題，需要時間修理。」剛元說：「不用了，反正3個桃花運完結，我都得不到像樣的結果，第一次已經不成功了，第二次又憑什麼去認為成功呢？即使有桃花運有多強，都要自己努力去爭取。他手上還帶著龍牙的桃花錶來提醒自己這個事實。」

離開了月龍牙研究所之後，他每天早上工作，晚上進修，來增加自己的知識和資本，在公餘的時間亦參與政府機構的義務工作，不久，在擔任圖書館義務工作期間，認識了這裡的一位女義工—婉美。

隨著時間的流逝，剛元亦對她了解多了，亦決定於今天表白。

於是，她對婉美說：「我很高興在這裡認識你，我不信運，所以在這小城我不賭牌、不賭馬、亦不賭波。但我信緣份，在這裡見到你我

很高興，不知道我有沒有機會成為你的男朋友呢？」

### 特別擊—帝魂之戰

一天，表白成功的剛元正在赴約途中，突然出現了一個陌生人阻礙道路，於是剛元說：

「我趕時間，拜託別擋路！」但這位陌生人好像聽不到似的，還把藏著身上的劍拿出在剛元面前一揮，剛元即時向後跳開並說：「我好像不認識你，你的態度這麼差。」但這位陌生人說：「你不認識我不要緊，桃花王——戴剛元！我是來解決你的。」剛元說：「什麼桃花王？」他心想：「這人有武器，我卻沒有，若和他對打的話，我是處於劣勢，得要想些法子才行。有啊！要找武器，但是這裡連垃圾桶也沒有。」這時，桃花錶的光線擊在他身上，接著，桃花錶浮現出一把利刀，剛元在意識驅使下拿起並向對方一揮，竟把對方的劍弄斷。陌生人說：「可惡！唯有暫時撤退。」接著他便拋出煙霧彈，在霧中消失。他到底是什麼人？剛元在心中起著這個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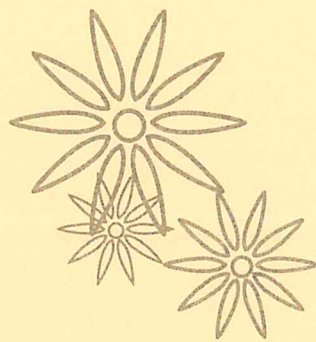
這時，他聽到一把少女之聲，內容說：「在異世界裏著名的人物，懇請你降臨於這地，輔助你的帝王候選者成為這個國家的帝王吧！」

之後，剛元比一道白光包圍，而這道光並不是由桃花錶發出的。難道我真的是……接著剛元便失去了蹤影，究竟剛元到了哪裡呢？■



## 網購時代

承 鈺



前陣子國內兩會舉行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到內地網上購物商機甚大，甚至連他自己亦曾網購了幾本書，以實例見證了這個網上的市場的確便利而又被廣泛採用。多年前外國興起了網購，那時候聽到有朋友在「亞馬遜」購物的話，先是由衷佩服他查看外國網站的過人閱讀理解能力，再者是一種萬里關山無阻購物慾的冒險精神，最後是狐疑到底要買甚麼非得在外國的網站上買？那幾年頭起計，漸漸聞說有E-BAY、奇摩拍賣，到最後，偉大的祖國推出了淘寶網，短短十來年，這個背靠祖國的購物網站大大改變了（有可能是改善）我們的生活，先別管甚麼正貨或翻版的問題，至少，它真的改變了我以及不少朋友的購物習慣、模式和概念。

最初，我對淘寶的世界仍抱有相當大的抗拒，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考慮過」開啟我的淘寶戶口。（儘管我已經自行開設一個GMARKET的賬戶兼有定期購物）受到身邊朋友的耳濡目染，自認為最有定力的我目前已定期透過朋友的淘寶戶口買日常生活用品，除了街市及超市，近幾個月沒有逛街購物，因為從廚具、寢具甚至衣飾，足不出戶可以讓你在網絡上一應俱全，實在既方便又

直接。有的朋友只差沒有從網上買屋以外，無論用的、吃的、穿的、戴的……都是從網上購入，全家的衣物從網上購買不但有折扣，甚至可以送到府上，讓朋友省下更多時間。

朋友可以選購來自歐洲、日本以及韓國的服飾給全家，又可以購入更多不同產地的食材，家中的煮食工具琳琅滿目，連專門做烤蕃薯的鍋、可以刨出不同花樣的刀具……任何餐廳的基本配置，她就是從網絡上一一買下，這比起到不同店結結實實捧回家更實際，當然亦因為太便捷，亦令她變相「敗家」，也看得出我身邊的這群「敗家精」是快樂的，一種無遠弗屆的購買能力，並非光指財力多寡，而是一份對貨品的認知、價錢的比對能力、她都可以朗朗上口，像購物專家一般地推介。今時今日不是比拚揮金如土的能力、也不是一味的貪便宜。懂得選擇最好的，經過所謂「性價比」後的精挑細選，在更多人的心目中，這才算得上精明消費。

另一方面，我們省下的時間到哪裡？還不是在爬網？搜尋大江南北，有同事說要買北京蜜桃、新疆的蘋果……全部可以網上辦妥，為甚麼仍要

到實體店？有人堅持說，人需有互動，要在現實世界生存，到實體店中購物，與店主、店員以及其他購物者的互動可以說是人類社交生活的其中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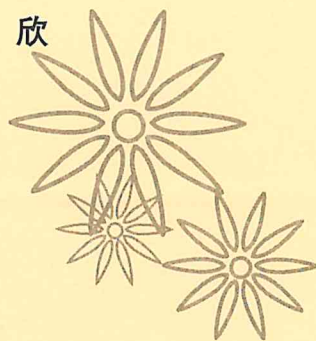
但我領悟出了一個道理：商店絕對不是交朋結友的好地方，不要再相信那些電視或電視的情節，你最好的朋友該不會從商店購物時認識吧！這個機會率微乎其微，倒不如把你前往商店的交通時間，用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例如你要與你的家人或朋友交流互動。再說有人認為網絡上多詐騙，實體店難不成就特別老實？肯花錢租店舖，請幾個員工來欺騙你的，必定是「大茶飯」，屆時閣下的損失應該不止在網上購物時觸雷的一千幾百。距離遠近其實一樣受法例監管，甚至良心責備。連聖經都有金科玉律，說：「那沒有看就信的人，是有福的。」看！我的不少朋友全家的家電都是從網絡上貨比三家買下來，還不是質量好、價錢合理、用途廣泛。

一個人在爬網購物，定力會比三五成群在街上鑽，又或被店員在旁胡扯更佳，偶爾覺得有問題可以立即用GOOGLE查看，再不成便找朋友

查問，甚至你可以暫停購買，絕對沒有人會向你投以白眼。你愛挑甚麼貨物？甚麼顏色可以隨便挑，購物的私隱度大大提升，假如所有明星都只會網購，那麼很多「狗仔隊」根本不用在大型商場守候，除非你想與甚麼大老闆把臂同遊，並需要得到報章雜誌廣泛宣傳，這又作別論。■

## 「加油」是什麼？

如 欣



我發現，有時候當我聽到朋友不開心，有事情不知道如何解決或擔憂沒有能力解決，而我實際上又幫不了什麼忙的時候，我愛說一句，甚至是幾句的「加油」。或是在他（她）興高采烈的時候，我又會無厘頭的添一句「加油」。

不過其實，我一直未搞懂「加油」是什麼意思。

以前面臨做不完的作業、怕不合格的考試，朋友互相鼓勵都會說聲「加油」。這時候它的作用是尼古丁，讓你精神振奮一點，努力熬夜把久久沒法做完的作業完成，把臨急還沒抱完的佛腳抱穩，或是把「貓紙」準備充足一點。這個加油，你還是要付出努力、腦力或勞力的。

男性朋友有個曖昧了很久的對象，但因為遲遲還沒確定對方的心意，又害怕表錯情、會錯意的時候無地自容，想向你尋求意見。不敢胡亂提建議的你，給他一句「加油」，這背後可能有兩個涵義：一是「我覺得你們很有可能發展啊，她大概只等你開口罷了。」另外一個，是你已經打聽到些什麼，卻又不想打擊他，那只好用「加油」

祝他好運啊。男人嘛，就勇敢一點，糗就糗啊，沒關係的。

有一位好朋友，在我患得患失，懷疑著自己的決定的時候，引用了作家三毛的話跟我說：「朋友共樂，錦上添花絕對有必要。朋友共苦，除非同病相憐，不然總有高低。雪中送炭，貴在真送炭，而不只是語言勸慰。而現在除了語言勸慰，我卻不能為你做些什麼，我甚是難受。」

我想告訴這位好朋友，其實能在失意時得到好友的言語慰藉，對我來說已經是個很大的鼓舞，是件很幸福的事了。

現實生活裏，畢竟很多事情我們都是身不由己的。沒有一定的金錢、地位或權力，對身邊摯友，幫忙也許只是有心無力。在得了重病的人身邊，我們不能為他分擔身體上的痛苦；在喪禮上，我們沒有能力讓死者重生；對一個破了產準備自尋短見的人，我們也沒可能給他一大筆錢重整江山。我們發現，除了給一個簡單的擁抱和能依偎的肩膀，還有說一句鼓勵的話，其它的我們什麼都辦不到。

那到底「加油」這兩個字，有什麼意思？這是不是只是隨口不經意說出來的無聊的詞？還是要叫我歇斯底里的抑壓、爆發，然後勇敢面對突如其來卻又未能承受的壓力？

「加油」雖然簡單，但它其實可以是一顆靈丹。雖然不是說了就能讓每一次結果都是如我們所願，但它就是會不可思議的讓不好的事情出乎意料的好，讓不可能的變成有可能。

有人告訴她的朋友，醫生說她的血液檢驗報告顯示她身體狀況或許有些問題。看過醫生，做完療程後，預約了三天後再做覆檢，但心裏很擔憂檢驗結果依然顯示負面的消息。她的三個好朋友都分別跟她說「加油」。她很好奇的問：「加油即是要做些什麼？」朋友阿一說：「好好休息，早點睡，做些運動，多喝點水。」朋友阿二說：「多吃點香蕉、蘋果、橘子，還有奇異果，它們都有很豐富的纖維和維生素ABCDE。」一次在Facebook上面，朋友阿三跟她說：「加油就是要妳樂觀啊！」

那幾天，她吃了好多個奇異果，飯後家人問她要

吃蜜瓜還是芒果，她選了她平常最少吃的橘子和蘋果。夜裏餓了又怕長胖時，就剝了個香蕉墊肚子。平常不是不喝，而是老忘記喝水的她，那幾天都抱著1.25L裝的礦泉水。她增加了做運動的次數，打羽毛球、跑步、騎腳踏車，騎完車甚至發現雙腿都不像是她的了。雖然因為生理時鐘沒調好，她還是很晚睡，可是她也強迫自己要睡很足。她還喝用維多C泡的水，怕自己身體復原時因為抵抗力低再次染病。

覆檢前的晚上，她心裏壓力還是很大，儘管已經大字型的平臥，聽著自己的深呼吸，心裏重覆想著「睡覺」兩個字，在幻想著草原、「SHEEP」和「SLEEP」這些圖像，她腦海裏還是出現著一個個可能和不可能。

最後，讓她心安定下來，慢慢睡過去的是「記得要樂觀，妳OK的，加油！」

結果，那一次覆檢，醫生說：「妳身體很好，沒事了。」

原來「加油」就真的是那麼簡單。

我們固然要做好基本需要做好的，像考試要及格就一定要聽課、溫習，或是為特殊任務準備一下；要身體健康就注意平常的起居飲食習慣，要向心儀的對象表白，起碼也不能頭髮不梳，鬍子不刮，穿件破背心出發吧。其它在我們能掌控的範圍以外的，就交給「加油」所代表的樂觀去負責吧。

生活中，對你關心的人，不要吝吝「加油」，把它說出來是不用花錢的。不過，不要不加思索的說，要語重心長的，讓對方知道你想讓他們明白這兩個字背後的意義：除了要樂觀地迎接一切未知的東西，勇敢地做一個未能預測結果的決定，更要積極的面對這些事情會引發的最壞的情況，還有承擔這些所有決定所帶來的任何後果。

所以，當你沮喪，覺得自己正在人生谷底，卻未能在適當時候找到適當的人給你說「加油」的話，那就自己跟自己說一聲吧！一聲不行，就多叫一聲，還是沒效，就叫十聲、一百聲、叫夠一千聲，叫到喉嚨破了，筋疲力盡了，就像要唱<死了都要愛>一樣。還有，在電腦桌前叫未必有效的，到你心裏第一個想到的地方去吧。咆哮完之

後，你就會累的睡著了。然後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又在只屬於你的道路，重新出發了。■

## 三行詩十三首

邢悅



一

住了三十年的聖庇道街  
終於清空堆積如山的爛銅鐵  
從此沒有回聲

二

紅街市走出來的人群  
馬路上亂竄  
生活的螻蟻

三

說到童年 夏日的聖庇道街  
天台 風輕撫過的尼龍床  
與星星遙遙對望的眼睛 夜的被單

四

牌坊外  
隱約的犬吠聲隱沒了  
旅行者的救贖

五

廣場上 炒栗子的氣味  
節日的紙牌樓下人影徘徊  
撕開昏黃色的便條

六

樹蔭下的綠牆  
舊西洋墳內  
一排鬆散的牙齒

七

傾聽庇山耶滴漏  
聖味基的回音  
天使在靜止的時間

八

蓮溪廟外 擺攤人談生計  
回收店前電視無聲  
一場驅散後的直擊訪問開始

九

冬日路上

老人彎腰鋪開一籬

新鮮的果皮

十

沒有回頭車的渡船街

雨水點滴錯落

未曾開花的石槽

十一

公車夜行於街角

安於沉默的我感慨

來不及闖進生活

十二

突然有綿綿的情意 荷蘭園路上

相連的婚紗店與雪糕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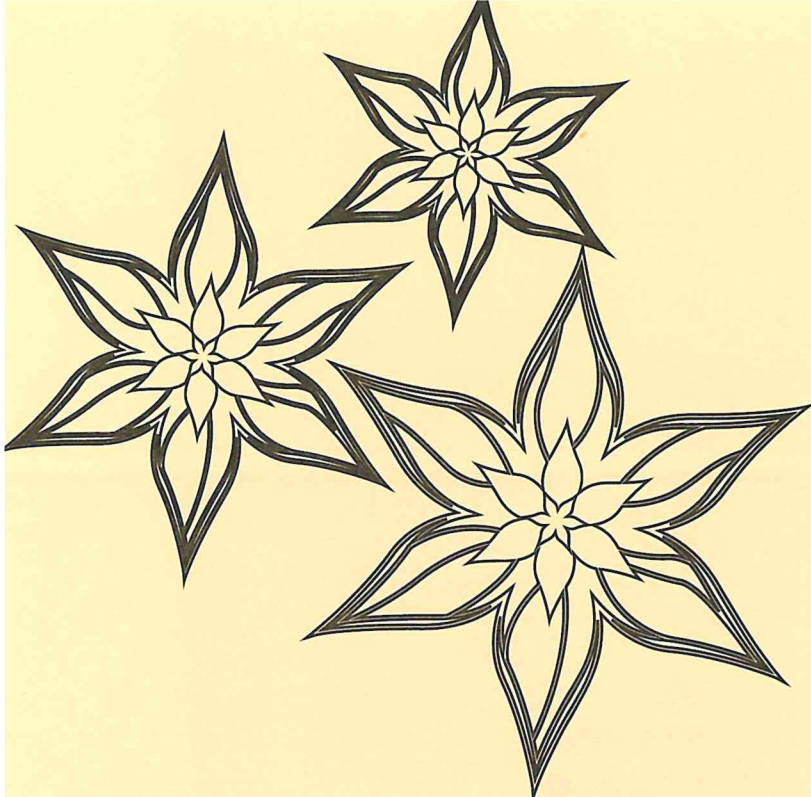
人生中最甜蜜的兩個地方啊

十三

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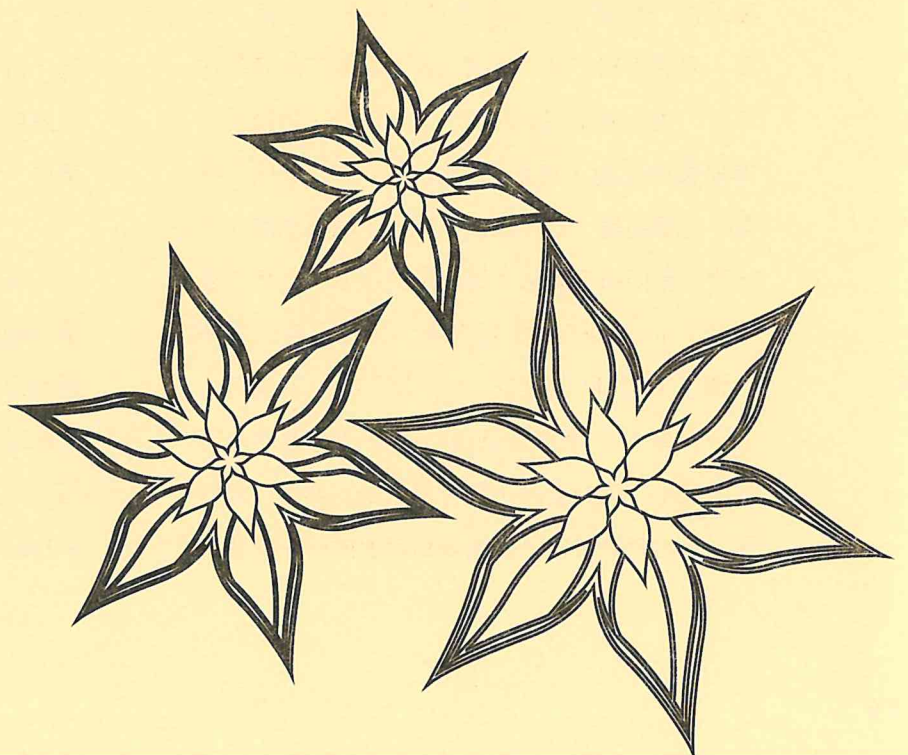
高掛盆栽的路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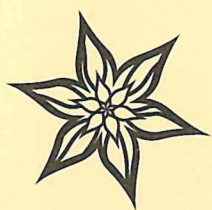
我悲傷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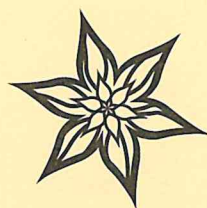
我寫澳門文學





## 寫作路上的一個轉角

### ——記「澳門作家研修班」



鐔 而

「本來，我選擇讀中文系是因為喜歡寫作，讀了之後，卻發覺自己什麼都寫不出來了！」

應邀出席某青年文學分享會時，席中的中文系高才生意興闌珊地說，而那些不知「山高路遠」的非中文專業寫作愛好者卻想著如何大展拳腳……作為中文系學生，又是中文老師，我覺得無奈，同時又在當中窺見自己成長的影子：

難呀！站在名家的腳下，你總是覺得自己只是那麼細小的一粒沙石，莫說要成為一座大山，要形成一顆擁有獨特形態的小石子，也很不容易。學然後知不足，所以，當年我放下輕狂的作家夢，決心要做個好的園丁，我以為，縱然自己不能長成大樹，卻仍然可以培育一、兩棵小樹苗。可恨的是，最後我們都走上了相同的路。每一次，我問那個看來才華橫溢的孩子「為何不寫作了？」，孩子也會告訴我「我覺得自己寫得太爛了。老師，你自己也沒有寫嘛，不是嗎？」……當年，我也是這樣回答自己的啟蒙老師的，只是，我的老師仍堅持寫下去。為了以身作則，我也就覺得自己應該寫點什麼的……讓我們

一起寫博客吧，讓我們相約去投稿吧，身教成為了我重新執筆的理由。寫著寫著，我由教師寫到文案，並開始有了自己的專欄。然而，每一次投大雜誌，每一次要去參賽，仍然是那麼顫顫驚驚：生怕自己語言不夠好、構思不夠新、思想欠獨到……其實，很多作者都不想自稱作家，包括我自己，當中除了包含了一種淡泊的追求，還為著要逃避那名字給我們的重擔——怕自己一直都寫不好，怕自己無法堅持那份創作的熱情。直到自己不再年輕了，怕一轉眼就錯過夢想路口了，才開始厚顏無恥——去吧！去投稿吧！去比賽吧！……而其實，我最想去的，始終是培訓，因為，做學生是最快樂的，你可以放下身段，重新了解自己的不足，然後，嘗試在看不到來路的迷茫中，發現一個可行的轉角。

一如所料，兩位老師都是功力深厚的，無論是微觀的個人寫作，或是宏觀的文學發展，都表現得揮灑自如。當中談及的散文觀點，我基本上都聽過，諸如：散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是指所有詩歌、小說、戲劇以外的文字；而狹義就是指記敘、抒情、議論三類。散文是最接近生活

的體裁，寫散文能和讀者作零距離的接觸等，凡此種種，我當教師的年頭也經常講的。在內容上，唯獨寧肯先生為我們介紹的「新散文」比較吸引。所謂「新散文」就是當代青年散文家以追求更高藝術境界而提倡的散文。

「人們不再愛散文了，也許是因為，散文自甘墮落地成為一種工具，失去了它應該具有的藝術性……所以，新散文流派要進行革新，把現代藝術元素帶進散文，像音樂：以多元、多變、強調瞬間和建構主義的方式去表達對世界的印象……」

寧肯先生說到的新文學流派的觀點，其實也是我近年的轉變，以我學生的語言說「老師，你近年的散文風格變了，變得……有點像詩……奇奇怪怪的……讀起來也有趣，就是不那麼容易懂。」當然，這和我個人功力不足絕對是相關的，但是，嘗試新事物總是比固守容易，因為所有的技藝都是易學難精的，所以，嘗試寫寫劇本、作詩是種趣味，而堅持要寫好一種文體，直至出類拔萃的境界卻是異常煎

熬。因此，我認同新散文流派的觀點，並準備向寧肯先生介紹到的兩本好書，分別是：《一平方英寸的寂靜》、《看不見的森林》，以及一眾新散文流派的作品進發，遺憾的是，寧肯先生沒有時間讓我們讀到幾份經典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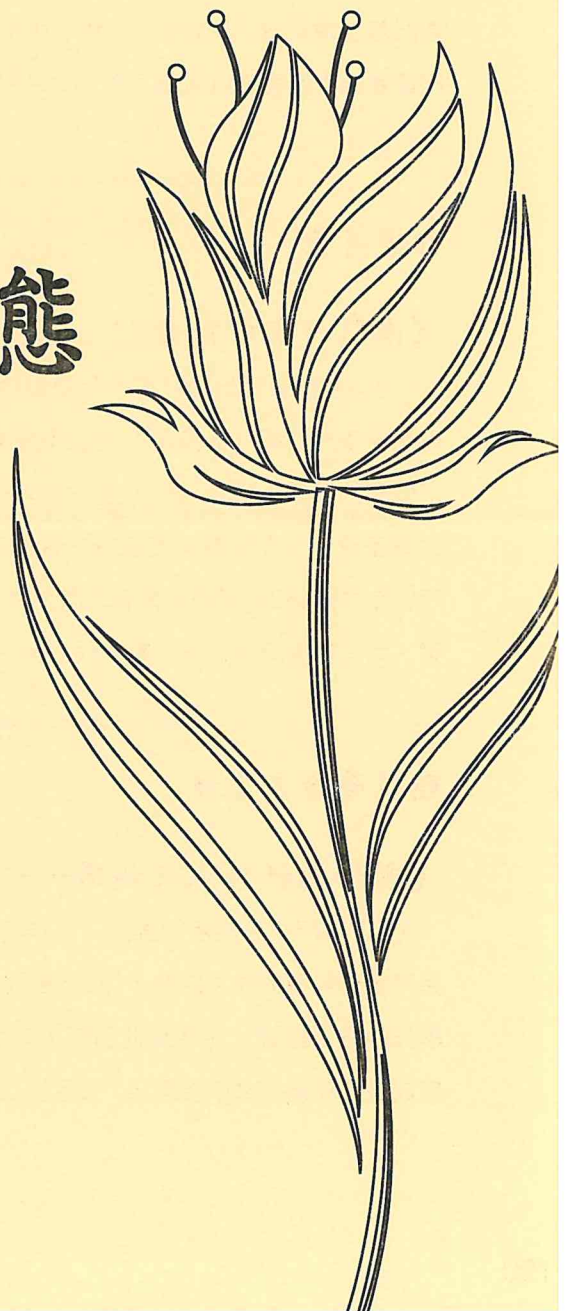
下午的彭學明先生，卻擺明不是新派人物。他有點像我們傳統的語文老師，他說現代文學不興主要是因為作家自甘墮落，諸如：散文不像散文，詩歌沒有音律，小說思想不足等。在我看來，他是傳統守舊派的，單看他寫母愛這種老掉牙的題材就知道。這又讓我想起近日某團體搞了一個以歌誦母愛為題，名為「漂母盃」的徵文比賽，作家朋友們都覺得題目老舊不好寫，連學生也說「老師，這種題材除了你們親子作家，誰會再寫？」是的，有冰心在前，仿佛誰的母愛都不新鮮了，如同大家提起父愛就只記得朱自清的《背影》。大家所表現出的不屑一顧，與其說是高傲，不如說，那也包含一種無法突破前人的無力感。坦白說，彭學明大談作品《娘》如何如何受歡迎的時候，我是不屑一顧的，直至他開口朗讀文中的篇

章。彭先生的普通話不算好，聲演也不叫專業，可是，聽的人無不被深深打動，且落下眼淚，其精彩程度，肯定是不遜於冰心老奶奶的。「不要埋怨別人不喜歡你的作品，重點是，你有沒有真摯感人的內容。」兩天下來，老師們都說了很多影響文學發展的客觀因素，但都不及彭先生這一語說到點子去。

彭先生真的不是那種觀點讓人耳目一新的老師，然而，我喜歡他的平實和細緻。那一天，我因為照顧孩子來晚了，到會場的時候，大家已經開始點評作品了。工作人員熱心地問「你叫什麼名字？你的作品是？……」彭先生只抬頭看我一眼就笑了「她呀！應該是丟了雨傘的那個……」那一刻，我感動了，仿佛又回到了課堂，重拾老師給我循循善誘的甜味。對於一個年屆四十的中年女教師，仍留有學生情懷的眷戀大概很是幼稚，然而，自從離開校園，多少年了，我一直寫著寫著，卻總是懷疑自己的文字有多少能夠掛在別人的心上？彭先生有為人師表的用心，也有一位優秀作家的洞察力——身教重於言教，我覺得他的真人示範，會比前一天的說教給我更多的啟

發。「生活是作品的素材，作品是生活的過濾器，大家面對的生活都不外乎是那點東西，如何把平常的生活新鮮化、陌生化，把千差萬別的生活熟悉化；寫出小善小美，塑造大人物小細節，或是小人物大胸懷，取決於作者的心性。」是的！文學的動人不在於形式和題材，而在於發掘那些流淌於生活中的真情實感，而心靈和筆鋒的敏銳，需要長期的錘鍊和積累。彭老師指出我其中一篇文章的收筆是畫蛇添足——其實那道「花邊」倒是花了我不少心思，而原來，形式的追求有時候會讓我們脫離了散文的本質。離開課堂後，我動筆寫了「漂母盃」的徵文，我知道，作品一定不及彭先生的感人，也不一定得得獎，然而，我沒有忘記彭老師的話「心靈和筆鋒的敏銳，需要長期的錘鍊和積累」——站在人生的課堂中，我們應該成為那個不停為自己打氣的老師，相信即使是一粒普通的沙子，也能夠在自己的路上飛舞。

澳門文學動態



## 文學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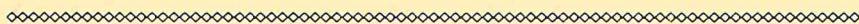
### 第十一屆澳門文學獎徵稿

由澳門基金會及澳門筆會聯合主辦的第十一屆「澳門文學獎」現已接受報名，截件日期由即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賽果將於2015年12月上旬公佈。

「澳門文學獎」為每兩年舉行的文學比賽，旨在鼓勵及推動澳門的文學創作，發掘新銳的文壇力量，進一步提高寫作水平及營造寫作氛圍。「澳門文學獎」為文學愛好者發揮創作才華的平台，不少得獎者今天已成為本澳的著名作家。

是次比賽設有小說組、散文組、新詩組及戲劇組四組，每組分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各五名。四個組別的冠軍獎金各為澳門幣一萬八千元；亞軍獎金各為澳門幣一萬三千元；季軍獎金各為澳門幣八千元；優異獎獎金各為澳門幣三千元。參賽者須持有效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每位參賽者每組限交一份參賽作品，且作品必須未曾作公開發表或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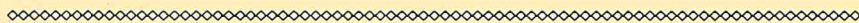
第十一屆「澳門文學獎」參賽章程及表格可於澳門日報、澳門文化廣場、星光書店索取，或於澳門基金會網頁 (<http://www.fmac.org.mo>) 下載。如有查詢，可與澳門基金會劉小姐或澳門筆會馮小姐聯繫（電話：87978512/28720150，電郵：ieinfo@fm.org.mo）。



## 作家身影

### 《澳門作家訪問錄2》出版

4月，澳門日報出版社繼九年前出版《澳門作家訪問錄》，推出續篇《澳門作家訪問錄2》。該書源自澳門日報「鏡海版」的品牌專欄，記錄了本澳20位新時代作家的成長與寫作歷程，並收錄了他們的精篇，展現澳門文壇的蓬勃生機。作家們冀藉着新一輯的訪問錄，讓讀者一窺澳門現今文學面貌外，亦能激發更多有志者投入寫作行列。新書發佈會於春季書香文化節會場舉行。《澳門作家訪問錄2》受訪本澳作家包括李宇樑、水月、凌谷、谷雨、呂志鵬、莊文永、陸奧雷、賀綾聲、太皮等與現場人士分享寫作心得。



## 聽聽學者怎麼說

### 《創作與批評在此相遇——澳門文學十五年回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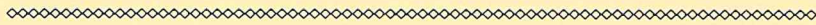
4月，澳門日報出版社推出《創作與批評在此相遇——澳門文學十五年回望》文集，此為去年11月同名研討會的論文結集，邀請9位內地青年文學評論家，就本澳包括小說、散文、新詩的15部文學作品分析點評，希望藉此引起大眾對文學批評更多的重視，使澳門年輕的文學隊伍更快速地健康成長，使澳門文學更繁榮、更引人注目。

## 對話. 交流

### 中國作家代表團來澳舉辦座談會

5月11日，中國作家代表團來澳舉辦座談會，與本澳學子和文學作家交流分享創作心得。座談會後，澳門筆會設宴款待一行人，筆會創會會長李成俊感謝代表團來澳分享創作心得，認為有助提升本地文學創作的質素，同時勉勵本澳作家要創作更多優秀作品回饋讀者。

李成俊、澳門筆會副會長穆凡中、理事長李觀鼎、副理事長湯梅笑及鄒家禮、監事長鄧景濱，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陳崎嶇、外聯部調研員常援援，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施戰軍，小說選刊雜誌副主編王幹，湖北作家協會副主席劉醒龍，中國青年報社文藝部主任徐虹，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樂梅健，以及學者荒林等出席。會上，筆會成員與嘉賓暢談文學藝術，氣氛歡愉融洽。



## 文學傳統與創作新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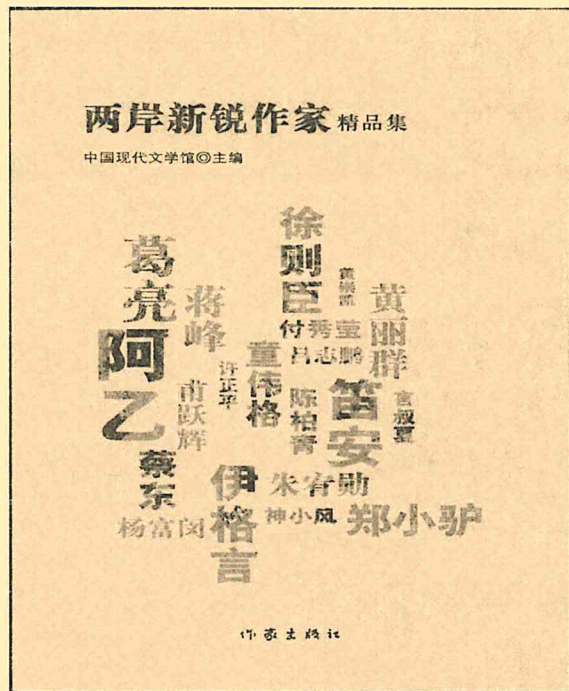
### 呂志鵬赴京出席2015兩岸青年文學會議

5月28日至30日，由中國作家協會港澳臺辦公室主辦、臺灣文學館合辦、臺灣《文訊》雜誌社和中國現代文學館協辦的「2015兩岸青年文學會議」於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兩岸青年文學會議」每兩年舉辦一次，是次為第三屆會議。會議共邀得三十餘位來自兩岸四地的青年作家、學者及評論家共同參與。澳門筆會代表呂志鵬出席會議，並宣讀作品展開交流。

是次青年文學會議主題為「新世紀以來兩岸長篇小說之觀察」，並從「文體與敘事」「小說與傳媒」「小說與城市」「小說與歷史」四個方向作切入點展開深度討論。在開幕式上，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閻晶明致辭時指出：「舉行兩岸青年文學會議，為兩岸文學界着眼未來發展、加強兩岸文學對談交流的重要舉措。相信兩岸青年文學會議將會成為兩岸文學共同發展的重要橋樑。」

大會同時亦安排了作家座談環節，讓兩岸四地青年作家分享創作經驗，澳門筆會代表呂志鵬，宣讀了《變形記》，文章介紹了自身的小說創作經歷，澳門當下的寫作環境，以及小說發展情況。

最後為了加強傳播，主辦方更委託作家出版社出版《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內裏收錄了參加會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合計二十篇之多。這些青年作家全是70後及80後的兩岸文學新銳，他們的創作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兩岸文學創作的發展態勢。



## 文學播種 「童一枝筆」兒童文學系列活動

為推廣澳門兒童文學，共建閱讀文化，澳門筆會集合一眾愛兒童、愛文學的文藝工作者，推出「童一枝筆」兒童文學系列活動。首場「童一枝筆——澳門筆會兒童故事會」於4月26日假黑沙環黃營均兒童圖書館舉行，內容包括劇場遊戲、故事及童詩閱讀與創作等，並即場向完成「童詩創作」的小朋友送出「童一枝筆」澳門筆會兒童故事會（第一期）。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聯同第一期故事會刊物的部分作者，包括：彭執中、黃健威、夢雲澤、紫菱、羊豬老師等，戲劇工作者陳嘉宜、梁建婷出席活動，與十九位小朋友及其家長，合共四十多人一起作樂。首場故事會反應熱烈，夏季故事會將於六月廿一日假氹仔教育活動中心舉行。







澳門文化局贊助  
Com o Subsídio do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ISSN 1680-6476  
9 771680 647007

MOP 20.00